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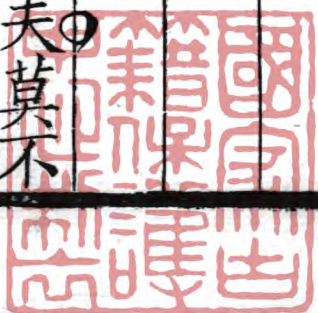


樸村文集卷十

壽序

○ ○ 冢宰蓼天宋公壽序

大冢宰宋公以十一月十七日為嶽降之辰。朝之公卿大夫莫不欲前進一觴。祝公萬年景福。下至羈旅憔悴之士。與公平昔雅故。及一日被接引者。咸駢肩躡踵於門。其間能文章善歌詩者。揆詞發藻。爭願執筆而紀其盛。王子咸中公夫人弟也。先期語雲章曰。喜子其可以無言。蓋某之辱知於公深矣。所以誦公者。義不可以獨後。今年夏。某以書獻於公。畧舉貴賤之分際。以為士之懷藏道德者。必知所自守。不僕僕於王公大人之門。而為王公大人者。於草茅塵土。影响昧昧之士。褰裳疾行而取之。不為過。自世之聞此言者。無不笑而唾之。而公獨容焉。納焉。加獎識焉。某有友祝生者。蓬戶繩樞。裋褐不完。而力學弗怠。某不敢蔽之於公。而公即加以





一言之譽使稍稍振拔於泥污之中則是公之於某不遺其卑鄙不疑其欺謾遽察而信之而推及於祝生也某聞古之君子知其人也則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然而其道也以語於中古之世即為難矣某今日者獨幸而遇之公乎公之知之憂之而至於某之朋友乎竊求所以得此於公者而不自知也雖然以余推而論之又未可私公之大恩於一已也公今當周官冢宰之職所謂掌六典以佐王治者尤於進退百官別白賢不肖之際兢兢焉苟賢也無不欲引而舉之苟不肖也無不欲屏而去之至其長育成就天下之人材惟恐山林草莽有沈溺枯槁而不能出者也其有舉而告之者惟恐其不盡也吾知公宰天下之量如此矣在尚書周公告成王以立政者曰吾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又曰其惟吉士用勩相我國家故其時自任人準夫牧作三事以至侍御之虎賁綴衣及百司庶尹外而大都小

邑藝人之屬罔不灼知厥若務得其人以開周家王業太平之基此周公為冢宰統百官之明效也小雅南山有臺之序亦以得賢為能立邦家太平之基故詩人樂其事而歌之而至以萬壽無期遐不黃耇為樂只君子誦此又本其能得賢者而推之壽考得福之所由然矣公今甫居是職即遇天下官入計述職之時凡所舉劾按免無不得其宜而又孜孜於士之未進者憫其困窮而汲引之恐後寧非有見於周公立政之本者哉今且年未及者以宿儒長德為朝野所仰望

聖天子眷注彌隆方舉論道變理之任畀之公將見福祿所積如日升而月恒其於南山之詩人所誦無有不合者乎某不敏而言無文未能侈談公之生平與夫世之揆詞發藻者爭輝耀於几席間第以某之辱公知者既深時時有感於祝生之事因推公宰天下之心而以周公之說進焉且以卜公壽考得福之無窮與樂只



之君子可比類而咏歌之也。王子听然而笑曰：有是哉！子之言誦而無調，其以是爲公敬進一觴。

○ ○ 大司農澤州陳公壽序

嘗讀詩至南山有臺之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其詩所以頌美樂只之君子者，意雖多而大旨不過本乎此。遂承之以萬壽之祝，而致其深願於君子者，至於重累其辭而不能自已也。夫詩人托物比興，雖往往言在此而意實在彼，顧絕不正言其所指云何。序詩者何由而推知其必以得賢爲樂哉？解之者曰：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則反是。故用賢則榮，用賢則福，用賢則天下頌之。由此言之，詩雖不言得賢，而意果可推而知也。歐陽子曰：高山多草木，猶周大國多賢才。此則因序詩者之言而推其比興之義如此。朱子不信詩序，據後漢衛宏傳，謂序乃宏作，非與詩並出者。故歐陽子之言亦因以不錄。要之得賢而太平之

基立，基立而壽考之期無窮，其理固不可易也。澤州陳公，身爲當世之大賢，朝野所倚，以致太平者，而又嘗樂引天下之賢者。昔位冢宰，今居大司農，國之元老碩臣。康熙三十四年，年未六十，十一月二十七日爲公降生之辰，其頌公之眉壽黃耆者滿天下也。雲章去京師，竊伏田里者十年，而復來，不能多識公之事業功德，顧以其嘗所知公之一事徵之。平湖陸先生稼書，自作令嘉定，其賢聞於天下，後補靈壽，名問日流，道德日高，政化日以翔洽，世皆知之，而莫有能昌言於朝者。惟公與濟南王公合詞薦之。上前，遂得入試御史，所有建白，世皆躓其言，以爲舉而布之，皆善政也。

天子迄今猶思之，以不究其用爲惜。天下於是乎莫不多公之能得賢。夫世有賢人，懼其側生幽隱，不爲我耳目之所及耳。若衆人灼知其賢如陸先生者，何難推而揚之，俾國家一收用賢之效，而



有不然者禍福利害之見奪其中而愛君憂國之心不如其保爵  
慕祿之心也蓋賢者之於世恒齟齬而不合知直道而不能枉道  
知讜言而不能諛言務引君於當道而不能阿意苟容一旦是非  
邪正回互反覆其人既不能自明而亦往往責及於所舉之人此  
公於陸先生毅然舉而昌言之無毫髮顧慮於中者一出乎愛君  
憂國之誠而能盡去其禍福利害之蔽惑也雖然公之心不求福  
而天下之福集焉天下之引領於賢人君子之在位也曰彼必將  
有以安息我也成就吾也必有固本邦寧而立太平之基者夫然  
故一賢人阻天下羣而詛之一賢人用天下羣而誦之以一人而  
當天下一羣則其必非福則以一人而當天下一羣頌宜其榮莫  
加焉福莫厚焉矣今公爵上卿旦夕當輔相而年尚強盛他日黃  
耆眉壽而享無疆無期之筭何疑乎推本所由序詩者之言爲信  
而有徵矣抑公之得賢豈特一人一事而已朱子有云權力所在

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雲章今  
年秋始得拜公邸弟降色辭而與之接其虛已容納之量若將可  
挹者追思十年前初未謁公而偶得以其詩歌之末達之公前  
公命侍史錄之屢向所知假之獎譽則公之於士採及於一才一  
藝雖如雲章者尚在所不棄而況於天下之賢乎吾聞進賢退不  
肖宰相之職也然非廣詢博采取之平時者豫則不足多得天下  
之賢觀公之用心如此一日作相而登進羣賢共濟天下事不有  
餘裕哉公與王公今同官而疇昔同其好賢樂善故陸先生亦同  
其論薦王公之齒則稍長於公斯言也公其遇王公而并出以爲  
壽吾知必輟然而共酌一觴也已  
文豪邁而理精確

相國京江張公六十壽序

嘗讀周誥君奭之篇見名公之將歸老於其邑也周公所以勸勉  
而告語之者何其纏綿悵惻詞之反覆無窮已也名公身爲太保



其時多方既靖，輔理業有成績。者持盈保盛，避而不居，其情固不容已者。而周公方謂上之不敢寧於帝命，下之罔尤違於吾民。一則比之殷之六臣，而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一則儕之武之四人，而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所以望召公之同心共濟，而咸成功於不怠者，可謂至矣。召公於此，果不忍委之曰：在家不知，而竟終始以相成王者，良有感於周公之言也。以是知古大臣勤心體國，相勗以義如此，故能俾其君得以祈天永命而已。亦享壽考於無涯，豈不休哉！

天子倚毗最重，以奉諱家居。既即吉，優游林泉，頗聞公意，殆將樂之而不欲出。今歲公甲子始週，六月二十五日為降生之辰，朝之公卿大夫競為歌詩，若文致之於公，以效無疆之祝，仰望公於江之南，扁舟杖履往來金焦北固鶴林招隱里巷之人，聚觀贊歎，見公朱顏綠鬢，無異少壯，以為神仙宰相。并公一身在朝羣公，莫不

嘖嘖興羨，其顧以為公之耆德，既無異於召公，而今親賢之佐皆慕周公者也。寧無以周公之告君奭者告公，而顧得獨享此樂哉！吾聞君子之心有所得，則必推所得以與人，身有所願欲，則必推所願欲以給人。公豈其意在於獨樂哉！公憂樂同人之志，植之早歲，胚胎前光，作為文章，奇偉秀傑，天下士讀之者，莫不以為公輔之器，未弱冠以名進士解巾，登朝之初，即今

皇上御極之年，蓋天生我公以貽皇上。所謂嗜欲有開，必先者也。自文學侍從以至大用，獻可替否，講道論德，歷四十年，公之功在社稷澤被生民者多矣。密勿之謀，罔有不與樞機之要，罕不得參公之遇，知於上者深矣。當噶爾旦之憑陵塞北也，

皇上振赫斯之怒，親御六師臨之，顧視股肱臣莫若公者。前後命翼贊以行者，凡三焉。沙漠之野，羶裘廬帳，風饕雪虐，材官蹶張，或



肌粟瘳瘁公恭德慎行平時謙謙然若不勝衣仁者必勇至是曾無纖毫儒懦形於顏面鷹揚諸將皆賴公以自壯

上親解御貂以衣之至 睿斷神速醜類應機立剪公皆有以密贊之天山瀚海勤銘紀績以及黑倫河拖諾山古來簡冊不經載之地莫不侍 鸞駕而親履焉計公之行前後蓋數萬里矣誠以世當有道守在四夸致

天子親征不庭爲臣子者義不得以燕燕居息至於崎嶇帷幄成功告廟天地寧謐而公之忠誠已薄四海貫日月而感金石矣今四方無事

天子娛神閒宴意豈嘗須臾忘公耶況乎如成周之世天命亦既純佑矣猶曰吾不敢知百姓王人亦既秉德明恤矣猶曰吾不敢知大臣之用心固如是者乎抑公之平生位極人臣而操持恒凜一介食不重肉御無姬媵所以苦身自約無非欲歛此大惠以施之人也其肯獨樂其身而忘吾君吾民哉料不然矣

皇上行即名致公公其慨然思周公之言而如名公之終始以輔相成王他日致吾 國家多歷年所登吾民於仁壽之域則考造之德所降爲何如吾且將見鳳而聞其鳴矣天於斯人寧不永永相之即以名公而言告老於成王即政之時後更數十年不聞其釋政詩書不言其年壽自後儒推之以爲幾近二百歲天壽平格夫豈虛哉請并以周公之言爲我公壽

大中丞商丘宋公七十壽序

今上臨天下之四十二年大中丞商丘宋公巡撫江南於是歲一紀矣江南之民以爲宣

上恩德鎮撫吾民煦嫗覆育涵濡漸被之久無若吾公者故時三吳父老相傳前明宣德正統間吉水周文襄公撫江南最久至二十二年民之謳歌思慕亦最深至於今而不忘今吾公其周文襄



公之比乎雲章聞文襄公之爲政也自興革數大事而外樂從寬簡其時告訐之風不得行至有以此面詰文襄者文襄曰吾但知奉敕撫安軍民耳言公自江右移鎮紀綱旣飭百職具舉遂一意與民休息其撫安之效與文襄等而舊史氏稱文襄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臨民和易公皆約略似之獨有一事爲公所孜孜惟日不足而文襄時未之聞其所關則甚大者公傾身以接士大夫至草澤巖穴阨窮幽隱無不畢出爲之損崇高降色辭誘掖獎進徐徐而叩擊之人各盡其所長而後止昔荀卿子言周公之一也無越踰不見士其見之也有執贄還贄以及貌執者欲言而請畢事者之不同自十人三十人以至百餘人千有餘人而不厭周公求之如此其急也禮之如此其厚也接之者如此乎其廣也豈好勞哉豈樂以其輔相之尊懿親之重而屈於芻蕘庶賤哉豈沾沾焉以取下士之聲而無所補哉彼其所以資乎士者有二

一則謂越踰好士而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此士之有補於庶政者也一則在百人與千人中而自謂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此士之足以左右乎周公之德而有裨於國家之大者也蓋天下有賢者焉有不賢者焉識大識小之謂也有大賢焉聖君括相之所基仗以輔理成化者也天之生材如梁棟宗桷薄櫨椳闌之各異其質如輪輻蓋軫幬蓐爪牙之不齊其用然而作室者資之以成清廟明堂之巍峩造車輿者資之以行遠負重而不傾覆所取資不同同歸於有所補而已公本相國文康公子早以斯文負重望爲天下士所歸向其所歷職聲績暴於海內今居卿班受重寄去輔相之日不遠矣江南之地環境數千里戶數百萬比於周公之分陝爲不輕矣豈能恃一人之耳目無不周之聞見一人之心思無不及之知慮其博謀而周諮之以使民情吏治之無不達也宜矣乃公旣取衆人之耳目心思以成其



撫安軍民之治而又冀得二三士於千百人中以儲廟堂梁棟車輿輪輻之材吾安知不有人焉出而與公共襄至治爲國家樹根本爲子孫黎民計久遠足奠奕世於磐石之安者以副公之望也哉今歲首舉南宮及對大廷魁天下者出公所校拔長育成就之人亦足以覘公得士之效矣雲章無似辱公深知一歲得再參謁內顧懷慙夫亦旅進旅退於百千人之中焉耳今歲遇公七十之年正月二十六日爲嶽降之辰公方奉侍南巡之駕拜慶公者皆後期至某思以一言侑千秋之觴而仰惟勲德之隆莫可殫舉唯是吐捉殷勤同於周公者將必得大賢焉援而進之於朝以期異日輔安天下永固根本至於奕世之子孫黎民俱蒙其福則公之所以爲壽者可知矣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二者之相因而致蓋自古誌之又何疑哉公旣簡在上心近數蒙天語褒嘉及所寵錫尤甚行必大用公普其澤於

天下江南之民惟恐不得私公也相與望公如前明待周文襄故事就地進爵爲尚書庶得再留公以惠我民俾歲歲致其頌禱江南之民所額手而祝者也公之諸子文學政事各負用世才而次公山言時方成進士選入翰林文章聲譽流布於世旣久器識凝然人又以公輔期之家世福德之崇詎有涯量哉抑公嘗以淮黃水溢數縣之民饑饉流離連歲請之朝賑活以億萬計而民得復聚完安集其功旣以叵測天之所以厚報公者當何如此又周文襄之所未得絜量於公者也不揣謏劣願歲歲濡筆而記其盛

○○ 壽徐太夫人六十序

相國崑山徐公以進士第一人仕至文華殿大學士天下之人莫不榮公之遇以爲位稱其德顧晚年罹讒間之口致政還家旣宿昔以勤勞國事成疾復懷廊廟之憂遂至不可療治天下之人又莫不惜公之不究其用而於食亦未孚也及今公薨已六年而公



配湯夫人年六十二月七日爲誕降之辰長君孝廉實均羅賓客稱慶於家次君道積計偕京師方試禮闈成進士入對大廷又幾爲第一人以細故小抑

上又親擢置翰林越三月而報至人之稱慶於太夫人者有加焉門下之士張雲章爲之序而言曰盛衰倚伏相尋於無窮而德盛者食報必大理所固然無或爽也雲章之事相國前後十年所見當世鉅人長德無有如公者公恪恭以處已造次進退必以禮雖私居燕閒無惰容則脩之身者過常寡矣篤業以事上忠言嘉謨隨事獻納而至於抑邪與正贊元經體振飭百度則天下國家受其賜者大矣至於伯兄尚書仲兄庶子兩公力敦孝友閨門之內雍熙肅穆尤爲禮法之宗士大夫之稱家規者莫尚焉又以知其佑啓之無缺而足以昌厥後矣如是而爲之配者非有順承之德不幾無以堪之也乎易家人言男女之正位內外義同於天地之

大而原所爲正內者其象必以六二之順巽爲吉則婦道之所重可知矣禮曰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其義亦猶是已詩鵲巢之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言其坐享成業亦順以承之之謂而爲配之德大矣今世婦人往往挾自遂之才而以無收遂爲不足爲故不能明彰婦順而爲之夫者義不足制智不足率馴至從婦而不以爲諱其見之公卿世族之家者視下里編戶爲尤甚此易詩禮之道所以不明於天下也雲章居相國門牆久見夫子之家事治夫人知慮之明綜理之密遠過乎世之閨閣而俱有所弗恃一循乎易詩禮之所云而已矣公惟以其正之家者而正諸人故其出有原其本有根夫人惟以其承諸公者正之家故德與公侔而內外和順克享大業夫禮始於經夫婦厚人倫而繼之以美教化移風俗則夫人之於公所裨爲何如矣既佐公以積行累功而致爵位之崇高如此



又能貽其子以趾美前人。而復光家道於久長。此與易詩禮所稱同其休。叶其吉無疑也。相國之不獲遐壽。夫亦者造德不降。而吾人之不幸。彼蒼者稍嗇於其終。必將倍豐於其後。孝廉君雖尚抑於閭里。

上一日念相國之舊勲。必優以登進之階。而次君方讀中祕書。學識凝然。人咸以相國之德位望之。太夫人天錫難老。於以享二君之榮祿。寧有艾哉。祝嘏之辭。雲章敢拜手以獻。

符匡世先生八十壽序

去余鄉五里而近。曰真如鎮。居民數千。商賈遠集其中。讀書談道。恒不數人。而符先生匡世。特有聞於時。先生。余父之執也。余初垂髫。見先生與先君子往來無間。余或嬉戲其旁。或端拱揖立。或在隅坐。捧酒肴以進。以故熟識先生。先生少時。才甚雋。搦筆爲文。踴厲風發。攀援古昔。好跌宕其詞。加以卓詭。有司有歎異之者。以爲

是子也。其曾羅二十一史者耶。拔以冠其曹。莫不屈服。而是時先君子與叔父筠立。母舅方建。方聲。從母舅方禹。方思。及徐翁台符。余從母之夫也。又有陸君古隣。其年齒皆與先生相上下。且後先遊鄉校。結爲文酒之會。歲必數聚。余猶見其至我家。相與握管。咿唔焉。今逆數此時。忽忽已五十年矣。於時吾父輩。年皆少壯。意氣偉然。謂功名可立致。事業垂無窮。未幾而鬻官禍作。無得免者。以致坎壈癯瘠。山丘零落。迴視向者。盛衰聚散之感。可悲也。夫從母舅方思。復爲余婦翁。最先即世。而先君繼之。母舅方聲。方建。及陸君又繼之。十年之中。二者過半。而方爲舅。與徐翁頗享年壽。亦以前即世。余叔父在輩行中最爲年少。歿亦七年矣。其巋然存者。惟先生耳。先生居真如。與方禹舅俱。以學行爲人師。晚而同輩凋喪。落落於鄉里。轉客雲間。吳門。其大姓。爭延之。以授經。歸而即安於家者未久也。所著詩歌。清遠閒放。蕭然自得。不以炫世俗。獨出一



二以示余似以爲能知先生者。余每至真如叩先生之門而侍杖屨焉。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余不幸早失所怙得修進退之禮於先生敢不惟謹乎。見先生年愈高而顏猶渥丹神明甚強步履至數里不厭未嘗不輒然喜退而追憶先君又未嘗不黯然悲也。先生今年年登八十九月二十九日爲其誕辰。余將謀所以壽先生者而先生屬余言甚懇。余以先君子所得之年準之先生僅逾其半而先生今者所享已幾幾乎倍之。自此而大耋期頤遙遙人世以視先君之隙光過駒者何如也。嘗聞先王之貴老者爲其近於父也。此爲凡爲老者言之也。而況爲其父之執者乎。余旣以通家子之禮壽先生竊感疇昔先生與先君子周旋恍惚其事已歷五十載不啻隔世而先生難老如此獨不可以賀乎。雖微先生命余烏得而無言。

考功東江唐先生八十壽序

至治之世敦龐淳厚之氣固結於宇宙之間上之人歛時五福以備諸身凡厥庶民無不錫之福者況於其時之賢者乎。殷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其臣則有若伊陟臣扈甘盤皆天壽平格以保艾有殷者周之文王年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則有若閔天散宜生太顛南宮括爲之臣者造德降以致鳴鳥於岐山噫嘻可謂盛矣。天保之詩祝其君以岡陵山阜日升月恒何所不至南山有臺之篇祝其臣以無疆無期眉壽黃耇亦無不至推之旣醉鳧鷖假樂祝君之詞蓼蕭淇露行葦祝臣之詞無不皆然。然則詩書之作皆上有壽耇之君下有壽耇之臣君臣一德故其所受之氣同所享之福亦無不同也。今

上之五十有二年 聖壽屆六十矣三月十八爲降誕之期普天臣庶奔走稱慶如詩書所載殆有過焉而吏部考功司郎中太倉唐先生以後一月十九日實惟八十初度中朝士大夫以及遠近



之縉紳逢掖或郵致書弊或登堂執爵而侑觴無不競爲介壽之詞寧有異於詩書之所云者乎先生負斯文重望以東江自號海內稱東江先生其學於經史百家無不該貫

皇上嘗以先生閱覽博物而深嘉之故自郎署兼其業於翰林所以寵之也歲丙子典試兩浙浙故多才是科人文尤爲特盛人皆曰先生之異於羣有司也然而先生自此退閒迄今殆將二十年矣不爲練神養生之術而康強無異五六十時人皆以先生之年雖大耋期頤未艾也其在鄉里必爲鄉之人熟籌曰某事宜興某事宜革輒舉其甚利與甚不便者爲州大夫鑿鑿言之有不得則侃侃而爭之務實有裨於其鄉而後止以故鄉之人皆愛敬或以先生之德宜推之天下今僅使鄉里受其施有不盡用之歎雖然

吾

皇上豈嘗忘先生也哉方今多士彙征不至如漢李子堅所云一

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然欲得夙儒大人以備顧問則莫如先生宜且吾聞近者

皇上尤隆禮高年之人於二三舊臣則寵以殊錫士民自六十以前前殿大舖賞賚有加竊意嚮食之於朝必將養之於學太學首善之地所以講明孝弟禮義古先王時食三老五更必於太學大昕鼓徵天子親視學而興秩節焉設老更之席位適饌省醴雖爲之饋醬而醕爵亦所不惜將以伸尊長養老之義於天下也記曰氏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古先聖王豈好爲是尊讓哉亦以老更者吾疇昔致政之大夫年老更事而談說君臣父子長幼之道尤足以感人深入而成德音之極致故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博史以記其德厚而徵其言之善也則在今日而行古先王之典非吾

聖主之是望乎將舉三老五更於茲世舍先生其誰屬乎有可憲



之德可乞之言則博史之成更將於先生乎見之矣余也後先生而生十有四年其始之相遇也於太學先生是時得名二十餘年余之視先生已如耆儒夙德而先生折年輩與交迄今追溯又將三十年先生名德歸然益尊而余亦齒耆年之列將見先生如古之老更爲

天子之所敬禮講明於孝弟禮義以厚天下風俗而余以白首學舍亦自慶其老窮不遺而已更見吾

皇上開七袞以至百齡爲殷周以來之所莫能追而天壽平格以保艾吾 皇家者必稱先生壽耆德降賀見鳳而聞其鳴者亦必稱先生又何天保南山有臺諸詩不作於今也哉章也不文以是爲先生進一觴可乎

○○ 賀內閣學士果亭徐公致政還鄉序  
今

天子聰明時又憂勤萬方在位歲久勵精彌甚內外臣工悚息震惕敬共厥職無敢即安其左右承弼密勿禁近者尤朝夕匪懈不得以退休自逸求便其私間有引年以請者輒不蒙 俞旨獨內閣學士崑山徐公果亭先生年七十有一移疾告歸

天子優詔許之自朝之同僚無不嘖嘖羨公以爲不可及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相與歎息稱慶以爲我

皇上之以禮待公而公之以禮自持如此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見於戴記之首篇見於王制又見內則周禮教官之屬有鄉老說者以爲致事公孤之老儀禮鄉飲酒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說者以先生爲鄉中致事之老是則二禮雖無致事之文而特著其人戴記于人之致事者而并及其年蓋古之仕者進退各以其時自四十始入官五十而爵至於七十其服勤王事者約略三十年爲之君者憫其效忠之日多精力之耗損欲其以晚節自安而爲之



臣者自度其衰老之將至。不能如前日之畢展其才猷。欲以職事屬之後來之賢。而已得優游以謝其任也。故鄉老之在周官。獨不列其職。惟卿大夫獻賢能之書於王。則與鄉飲之謀於先生者。亦祇與賢能之事。明非國家登用人才之大。則不復煩之以職業也。戴記之重累其辭。丁寧其義者。亦各有意焉。曲禮之言。自幼學而數之。所以著生人之大分也。王制因養老而言其致政之期。所以尊高年也。內則兩言之。一重王制之文。一因生子而教之。遞推及於致事之年。所以明有止。三禮之詳略不同。實則交相發明。以示人進退之禮而已。後世之懷利以事君者。其趨榮祿也如鶩。一旦失職。怨望若不可以終日。其人固不足道。亦有練達國體。明習朝章。號為醇謹老成者。上不能為國家樹根本。下不能為民生拯疾苦。中不能為士大夫厲名節。終其身食之浮人而已。故夫禮之所云。可以見知止知足之義。而朝廷之爵秩取之。若有分限。亦所以

存廉恥之防維也。公之生平。於學無不窺。而尤邃於經。常以禮律身。雖其家科第鼎貴。甲於天下。而公退然若不勝衣。粥粥若無能者。其仕宦尤持難進易退之節。公昔以第三人及第。入翰林。遷中允。請告家居十二年。究心洛閩諸大儒之書。深有得於主敬之學。若將終身者。

天子聞之。即家起公。公遂巡欲辭讓。見

上側席久。不獲已而後赴。數年之間。擢至今官。清德重望。彌著於天下。然公之欲乞身者屢矣。至是決然以請。

上雖知公未究其用。深悉公請之之誠。亦欲休息舊臣。允公以原官致仕。於是中外咸知。

上之與公。真有合於古君臣相遇之禮也。雖然。

上心未嘗忘公也。一日者。修憲老乞言之典。將親視學。而適饌省醴。袒割饋醕。以致其養。則老更之選。必以公為推首。而士之有德



行藝能者必悉舉以爲當宁告將見登之天府悉如先王之世之多士而公又何愧乎古之公孤也哉雲章昔事公之伯季司寇相國兩公以及在公門下之日久其喜而爲之慶者不宜在衆人後於是述其所聞於禮者以賀公如此

樸村文集卷十一

記

擬湯中丞奏毀淫祠碑記

凡人之情莫不知福可喜而禍可悲因其所喜以爲可祈而致因其所悲以爲可禳而除雖其說至陋其爲術至怪無足動人然一中乎其情則愚者惑焉爭相煽炫則中人羣趨而溺其中惑之深而溺之久雖有智者不能祛其蔽雖有賢守長不能決然而去其害自非道德積厥躬仁義中正卓然信於當世惻怛慈愛斯人曉然知其爲我者未易一朝而變其俗也吳中之楞伽山向踞以五通祠相傳始自宋季浸淫於有明夸庭高閣厚棟重檐揭嶮於雲中巫覡哆張簧鼓衆聽魄饗之徒牲牢醢盎炮燔濃郁氣所燻灼至使蘇臺石湖比之肉山酒海百戲雜陳楔擊鼓吹嗔咽宵晝帆檣車馬蔽野塞川嘯歌管弦之聲不絕於道路四方商賈持金







耶夫僥倖覬覦之念生而忠信愿良之意衰諂媚奔走之習成而孝弟慈讓之道薄奢淫浮競之費多而睦婣任卹賦稅衣食之資無所聊賴以爲之地此俗之所以日偷而教之所以難施也爲之上者顧可怠緩視之耶昔狄梁公撫江南以吳楚多淫祠毀而去之者凡千五百房韓昌黎爲京兆尹民相與語曰是尚欲燒佛骨其可犯乎何者二公之正直行於人鬼也程明道主簿上元茅山有池產龍僞驚爲神捕而脯之後官京兆南山有石佛放光於頂遠近聚觀男女族集明道戒其徒曰我有官守不能往爲我取其首以來觀之自是光遂滅伊川移書河東使者論汾陽建祠宇祀地示之非而又設以配食謂誣瀆之惡莫有甚於此者爲使者而不正此又何爲哉宜以其象投之河流二程先生之道德百世所共師也而革所當革無絲毫旁顧曲徇所謂仁者之勇非歟湯公之賢蓋二程之亞而擬之狄公韓公非徒以正直勝者 朝廷重

公之請下之直省通行禁革責在有司垂爲法戒公之此舉所以佐成聖世如日中天之治其於教化豈小補哉公疏之上爲康熙二十五年四月某日而得

旨以某月某日不撰其事書之石則後莫知淫祠之病民如此而滌除邪穢非公之德不足以威服神人是用勒詞山巔爲來世永憲

○○ 鳳阿山房記

吾友侯子大年倦遊京師嘗欲葺屋數楹歸而燕休讀書其中名以鳳阿山房然實未暇作也而山房之名已傳於四方矣甲子冬出都門諸君子贈詩滿囊無不以山房爲言者大年屬余爲之記余久而未有以應大年請至六七而不厭余顧謂大年爾祖參政公不有偕老堂乎爾不見歸震川先生之爲爾祖記此堂乎爾家有是文而可令餘子執筆而出其後乎顧今震川之集剗刪三四



易無有所謂偕老堂之篇者。將歸氏之世守失其傳耶。抑世之慕尚震川者非真有見於震川者也。而竟棄此而不錄耶。夫文之傳與不傳固有幸不幸焉。吾之欲爲大年之文而操筆輒止者一誦偕老之篇不自知其廢然耳。雖然子之家自五世以來凡第宅園林居止遊息之所余固歷歷能道之。少時先人授以折簡數番曰小子識之。此鄉先賢通政侯廣成先生遺翰也。雲章受而讀之則先生宦遊江右浙西時所作書以貽其家者。書中徃徃及某堂某樓某齋某館某莊。余皆熟而復之。至於今不忘。堂曰傳笏曰仍貽曰春州樓曰鞞鞞曰燕喜齋曰十笏館曰邁征莊曰恭壽惠寧易代之際先生與其二子幾道雲俱及弟雍瞻先生相繼死節其視身外之物廢興成毀亦復何有而後之人因其人以考其居止遊息之所則有不可沒者矣。由廣成先生而溯之其曾祖則參政公發祥盤龍江上構堂以養二親於是有偕老堂之名再傳至太常

公皆居縣中太常之爲給諫也以直聲著天啟朝至廣成先生而父子兄弟捐軀報國揭大義於天下迄今數忠孝名賢之家必及侯氏非徒標表於吾邑而已。余稟先人教自少即知敬慕收拾其斷簡零落之餘并所居傳笏仍貽等名而識之又每讀震川之文未嘗不喟然興思所謂偕老堂者也。大年爲參政公五世孫給諫公之曾孫而以通政公爲之世大父雍瞻先生爲之大父幾道雲俱爲從伯叔而尊人掌亭先生又一世之文雄也。大年以名家子孫爲人潔白完正詞章爾雅有古作者風自爲文以述其名鳳阿之意無非以思先業述祖德爲兢兢宜乎見譽於四方諸君子而爭爲歌詠者如此也。吾知後有想慕夫山房之名者視余之想慕夫乃祖之所居止遊息者無以異必將與夫傳笏仍貽春州鞞鞞燕喜邁征恭壽惠寧之名皆歷久可考見而余固私淑震川者他日學有所得濡筆而效偕老之篇不敢辭於吾友今之荒言蓋以



塞一時之請。非所以爲之記者也。

○○ 總憲李公半園記

今都御史李公。以少司空家居之日。復其五世祖文定公揚州之第。而改葺其左偏。爲燕閒之息焉。地在東城。面東以敞其堂。由堂後北出。折而西。舊有屋數十楹。斥而新之。爲南面以適寒暑之宜。門之初入。曰東城書屋。竝屋循脩廊而入。曰抵山居。介乎其間者。則有室焉。隱以其廊之垣。雖曰手一編於中。莫之覺也。由抵山居左出。梯石以登。曰帆引閣。閣之高。凡三層。中名帆引高。梳大檣之。往來乎揚者。如往來乎閣之外焉。其上爲臺。則無遠不矚。從閣而右出。則曰宜夏軒。軒之上。架木甃磚。形若橋梁。以通於閣。可以舒步而列坐。直閣之前。鑿爲小池。引水於軒前之井。隔垣而閤注之。畜以文魚。浮以荇藻。升閣而望。儼乎臨不測之溪。至於壘石爲坡。繞以欄楯。佳花美木。襍植交蔭。則自初入。以至軒之左右。皆然。由

是丘壑之形成。顧而笑曰。足矣。吾以此當世之園林。鉅觀矣。蓋其地本膾以隘。隣之人有以願嚮告者。公謝去之。不欲增闢也。東西數十弓。南北不數弓耳。客之來者。迤邐而進。恍若遊乎無窮焉。旣成而公即奉。召還朝。雲章過之。曰。此園之半也。即以半園名之。可乎。公之長君曰。此吾父志也。以書聞於公。而許之。即命書二字。揭諸楹。而并爲文記之。今世無事。不以侈靡相尚。巨室貴家。尤增治園池。亭觀延宇。垂阿高下。櫛比穹谷。巉巖幽深。百折頃刻之間。發地林立。崎嶇窈窕。奇花異卉。羅蒔蒼蔚。大者連數里。小者猶百餘畝。或廢闌闔。以足其勝。或拓原衍。以暘其奇。寥廓悠長。遊者足疲。神耗而涉歷。猶不得遍。計其快意。不過以克一時之耳目。考其由來。所漁獵侵牟。以致之者。可勝道哉。以公所營構者。方之未足爲彈丸一隅。安能當其園之半乎。名以半園。予固未免乎溢之美也。公之家。自文定作相以來。世爲卿班。名在國史。族之綰組紱而



占甲科者累數十人。淮南之李家聲冠天下。公又作憲萬邦。爲天子所毗輔。使極富貴者之所欲爲。亦何所不可。而公仕宦三十年。始克復文定之故第。而所以供遊息之樂。通高明之觀者。不過如此。予聞公之家規。廉以持己。恭以遇人。儉以處家。厚以澤物。若是易之所謂謙亨之君子也。六四之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制節謹度。而常不使有溢滿之慮。故能祿世於家。而尤集於公之身。而繼美緝熙於文定之盛。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舊。豈徒然哉。以茲之謙而益者如此。則彼之盈而虧且害者可知。君子之爲善。常欲推其福以與天下共之。而肯享之獨且盡而無餘乎。今年公請之於

上。以師儉名其堂。而御書以弁之。命其長君復葺其後之樓。而合前。賜書藏之其中。高其垣以障之。不敢平登穴垣之上。而自宜夏之頂。所謂如橋梁者而通焉。於是半園之內。終之以宸翰樓。

而人皆以爲榮。不知公之不忘其先。克復世守。孝也。敬

上之賜寶而藏之。俾子若孫咸知所報稱。忠也。維忠與孝。輔之以儉德。不可以不書。於是乎書。康熙四十一年秋九月。嘉定張雲章記。

帆引閣記

余半園記成。客有見之者曰。子之言美矣。於園之帆引。猶有說乎。余曰。曷不爲言以繼之。余曰。然。余之辱知於李公也深矣。公之心非雲章不能道。請得而繼以言。公之鄉固興化也。公之先公廷尉先生。杜門著書四十年。有曰棗園園之勝。槩有水明樓。廷尉所昕夕不離者也。公嘗與余登斯樓言之。而嗚咽流涕。廷尉又嘗寓居崑山。因命公壻於葉。故公自幼而壯。兼以崑爲家。公又築玉山草堂於居之後。疏畦而灌藝之。名曰藥圃。余亦陪公而數遊焉。是二者皆非有閑傑詭麗之觀。然樸而不陋。蕭間而自足。或俯或仰。



有象外之趣。今水明樓屬公之仲兄，而草堂自公之出。次君守之，皆公之所極，不忘於心者也。公嘗恨大江南北之限，屬工譜圖而誌之，以詩曰：藥圃好山須引水，棗園有水不依山。何如尺幅鵝溪絹，濁酒一壺山水間。又曰：天塹中分路七百，主人去住時茫然。今朝學得長房術，兩地故園俱眼前。蓋棗園環以積水，土人名其地為海子，而藥圃去玉峯無幾，舉目即見之也。公不忘二者而於斯築臺以登，北望棗園，則廷尉昔日之樓居著書擁萬卷而嘯歌者不遠也。南望藥圃，則廷尉所命之居以宜室宜家發祥而紹武者，在是也。則公之為層臺於斯也，猶夫向之圖棗園藥圃而流連詠歎之心也。公又嘗夢自藥圃浮舟至棗園，而中頓揚州，作四律詩以寄意，其詞不能悉舉。良以揚居二者之間，一葦可航，而掛席即至，故惓惓如此。今果以揚州為中頓矣。吾又知公之甚愛此臺而不能忘也。若乃城郭居人之繁麗，高颿大艫之出沒，右帶長淮而

左環大江，近則蜀岡之蜿蜒，遠則江上諸山之浮空積翠，隱若栽髻，列若畫屏，駢若奔馬，牛峯然而起，頽然而伏者，不可以名狀而數計。皆一覽得之，可以收之襟袖而攬之乎掌上。至月之夕，雪之朝，千里一色，而萬象在目。如有從公遊者，把盞臨風，可以授簡而賦矣。客曰：然。吾今而有以畢子之說。

芝齋記

物之受氣於天，與人之受氣於天，有以異乎？無以異也。物之有嘉祥，有妖孽，與人之有吉德，凶德也，其理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其氣同，其理同，而後應感之兆通焉矣。芝之為物也，雖庸夫豎子皆知其為瑞也，其產於世，恒寡。屈子之采三秀於山間，彼固托言之抱朴子，侈稱其類，而未必果見之也。四皓之歌，尤祖述屈子之意。漢世一產於甘泉宮，一產涵德殿之銅池，一產前殿一獻之自零陵。皆元封元康永平建初之際，兩漢全盛之時，可以見理與氣之相



感而相應者爲不易也惟宋祥符中四方以芝告者萬數真宗固好言符瑞窮搜遠采所致然其時既承平而又以啟仁宗四十餘年仁治天下之盛未可謂之無徵也而說者徃徃不甚貴之者何哉天地之祕氣草木之靈奇隱伏於山巔水涯蒸鬱於朽枿敗腐者未嘗絕於世也必至上窮不測之高下極於澗溪壑谷攀緣徂杖而後得焉何足多取哉太守左公毓秀廣州芝生其宅之井中累累然十數也鄉里咸相與異之迨公以名孝廉通籍宰蠡縣巡撫李公以報最聞擢居御史出理揚州半載之間政舉人和其畧東偏之齋芝直其前而生焉其大若盂其圍正圓而糾結深厚其色如玉殆抱朴子所謂月精雲氣者歟聞之王者慈仁則芝草生今天子行寬大之政以覆育羣生屢詔蠲天下租兼之青災肆赦恩澤之涵濡淪浹者深且久矣我

皇上雖休勿休固不言符瑞而地祇靈應宜乎其徵於物類也公

仁心爲質又善體

上意以臨民莅政一以寬爲本而其所謂寬者又非若他人之偏於優柔隣於縱弛也惟是意主於愛人而紀綱條禁截然而不可犯可否予奪毅然而不可撓緩急先後度其宜而布之秩然其有序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而善良咸蒙休澤予常聽公之議論蓋在於力持中道者夫以中道行仁則處之以正裁之以義不失於過亦不失於不及易之所謂體仁足以長人者此也濂溪周子所謂中正仁義脩之吉悖之凶者此也以公之德行公之道宣之以皇上仁民之餘意其感之於氣化有不休徵叶應者豈理也哉況乎挺生於齋之前所以彰顯公者較甚豈與夫幽崖絕壑窮搜而得之者可同日語哉吾聞李公之撫畿甸也芝生其聽事之梁李公蓋薦公於

天子者其道同故其所感致者亦同君子雖不泥乎事應以言災



祥顧其理有必至氣有固然者余是以樂得而爲之書也  
御書清德堂記

大冢宰商丘宋公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由江南巡撫特擢今  
官時公行部駐揚州聞命即趨赴 闕兼得以便道過家上塚歲  
除之夕達於里門先是四十二年二月

皇上錫公之堂名曰清德親灑 宸翰賜之又先是三十八年三  
月、懷公之政治賜之額曰仁惠誠民至是皆奉以扁諸堂并其新  
命以元日告於廟祭於墓合族人而譙之相與榮

上之命與其所賜而是時雲章適隨公以來得歷公之堂

奎章宸藻光曜日月竊幸得拜觀其下于是俯而言曰我

皇上武功既茂文德誕敷幾務之暇以筆墨自娛內外臣工咸有  
蒙其賜者凡所褒嘉如其人而施之無不欽仰

聖哲之知人也公之家自其從曾祖莊敏公先朝萬曆間爲吏部

尚書勲在史冊而福山縣知縣贈光祿公爲公之祖太保文康公

爲之父家聲振於六合清德其所世有也公未弱冠即登 朝敷

歷五十餘年事稱其職民安其理清德茂昭中外稱之者萬口若

一在江南十有四年主於宣 上德而達下情藩臬大吏郡縣之

長固得以其所事咨陳於前而縉紳士大夫以至山林韋布亦交

接不遺然皆知公之不可干以私未有敢以私干之者則十四年

如一日也蓋惟公之德一本於清清則其心靜虛不啻止水物至

而不撓物去而不留以故振肅紀綱百度具飭革除興舉決於俄

頃往者開府江右初至之日其下有爲不軌之圖者公擇其魁殲

之一夕而定江北歲荒公具以聞躬行賑施無流離失所之患其

他休養生息惟優優以敷其樂育之政則公之仁心惠澤所由發

者何如也書之召誥曰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亦若是已矣夫書

之言誠者和也彼不能和其民者擾之而已耳屬之而已耳或則



楊木文集卷十一  
矯激偏滯而已耳豈若公之正身率屬清和而咸理哉此公之德蓄於身而澤普於衆者也至公之著作光於時詩文被於學者之口忠言嘉謨指陳得失披瀝肝膽誠感君父此又所謂有德而有言者也

皇上惟知公之深故簡之者非一朝大用之也不嫌其驟公雖引年以請退陳疾以乞身而眷注彌殷以至遣醫賜藥并命公子翰林院庶吉士至馳驛同往省視越一日而遂有超擢之

旨聖恩惓惓一德交孚君臣相遇之際何其隆也公今之入以長六卿而統百職周官所謂率其屬而掌邦治者六典六法何莫非清德有以舉之哉雲章鄙野不足仰窺萬一敢因

天語而數陳之復拭目以俟公輔相之業云

彊善堂記

君子之爲善求得乎已而已矣非以之責報於天也善也者統四

德而爲言天之所畀性之所固有不擇人而具者也苟不思全其在我者而曰吾如是以爲之天必如是以報之則其爲善也不誠不幾同於福田利益之說如佛者之所勸乎抑亦罕不視爲身外之物而赴之以勞苦之情者矣雖然本乎天而不間以人者性焉安焉之聖也知其爲在我之德不可以物欲害之而日有孳孳者復焉執焉之賢也前有所慕後有所畏兢兢焉守而勿墜者猶不失其爲賢者也昔者孟子知滕之懼於強鄰無可奈何庶幾爲善足以力持而振之故其對文公者曰強爲善而已矣夫亦以其勢之至弱有好善之心而未必果於自強故以大賢以下之所爲爲勸勉是特因其人而告之非立言之極則也戶部主政陳君子萬有取於斯語以之名其堂或者有疑焉以爲君固世家子積善有餘慶者坦然而行之安驅而致之可耳何爲其若出於有所畏且慕者而爲是不得已之詞哉余曰不然君家故都御史贈少保端



毅公當有明末造奄黨亂政公以忠直立朝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羣宵嫉之如讐屢遭黜逐而贈檢討公以文章氣節爲善類所宗主奄之餘黨尤欲得而甘心焉是以君之祖若考皆瀕於危而卒以保其終者爲善之效也君年十三四連失怙恃越二千里而就食於外家即今所居商丘是也茹荼集蓼辛苦備嘗人謂此子殆將不振而君動心忍性志行益堅走京師覓一官歷丞與令通習吏事敏而能斷不畏強禦誠於小民又能節衣縮食施惠犖獨聲績大著用薦擢入戶曹時曹中弊滋甚爬梳剔抉抑遏僥倖棘棘不阿發言侃正主者憚之恒有所齟齬君以直道難容視先世所守地不同而情同即引身退無顧戀心由是言之君之感激奮勵於其初與夫守正不回於其後者寧不深有味於孟子之言哉嗟乎使君欲隱忍以就功名不必如他人之脂韋其顏色軟媚其語笑以求悅於人稍稍斂鋒鏑謹吐納俯仰而上下焉至於今十

餘年坐致方面秉節鉞無疑矣然而君不爲也曰立其位則思舉其職上不敢負國下不敢負民中不敢負吾身以忝其先人也夫是以力行善自強而不懈也今之世去古日遠聖哲之所爲吾不知其何如若夫臨事而審理義辨是非明利害不昧其所往不撓其所守修諸身而澤及于人此亦大賢以下者之所爲吾僅於陳君見之已耳君今即商丘爲家教其子讀書爲善以其躬行心得者日夜訓勵之意使之以古聖賢人爲師則將來之克家而纘緒者俱在乎是非必以此責報於天也然自顧其先忠言讜論直聲振四海天之報之者未嘗有爽即君奮自孤童名行稱其家位亦幾於通顯天亦未肯負君之德也得不以此益堅其爲善之心乎君曰吾子孫上不能爲性焉安焉之人則當希復焉執焉之賢又不然亦當念創業垂統之難兢兢持守而勿墜不猶愈於裙屐之子裂冠毀冕頓喪其祖宗之法戒者耶此雖謙言之以卑自牧者



而寔所以脩身所以教子孫者備之矣董子亦曰勉強爲善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知陳氏之家規若此傳所謂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初者不操券而卜之矣雖不責報天其能或爽於善人哉天者無他亦理而已矣

御書修竹清風圖記

織造之職蓋古司服之遺歷代加詳 國朝仍明之舊江寧蘇杭各遣 內使以督理之昌邑李公之莅吾吳也於今十有四年上供之物備具而益飭機匠女工不傷其力所出者各以時咸合典式又十年之中三奉

巡幸公與其僚奔走先後悉給而不擾于民

天子嘉之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爵公爲大理寺卿而以監察御史督理兩淮鹽課俾與江寧織造曹公分年兼領所以寵任之者至矣御史雖曰巡視兩淮實所統轄跨四省三十六府之地商網停戶賦歛出入舟檣往來飛符走驛常在江湖數千里外供是職者亦云難矣又況其兼官者哉然則以公之所處而語於茂林脩竹吟風弄月者之所爲不亦遠乎然公久歷郡刺史習知吏事熟於民情其才敏其識鍊其襟懷浩落度量寬廣喜怒得喪不一攬其慮能使近悅而遠懷蓋治繁以簡得其要而物不撓者也公之始至蘇以其署爲

上之所駐蹕加闢而增新之敞以亭閣延以廊廡翠竹碧梧交蔭於庭清風徐引則颯然衣袂間三十八年

駕果復幸 聖心怡悅因題脩竹清風四字爲額以錫諸公四十二年其地建爲 行宮復改築焉乃擇其工於畫者繪圖以榮

上賜并誌其景物以示永久初公於郊外種竹成林結屋數楹雜村墟間時一往遊遂自號竹村至是以其地遠別購南城廢畦一區流水縈其前編籬繚其外中爲堂三間復作茅亭於其東皆無



構榦節稅之華以公自所憩息崇其儉也四圍惟多植竹以隔市塵春秋佳日率賓佐僚吏觴詠其中遇清風之來披拂琅玕夏擊鏘鳴則欣然喜曰吾以此當

上之舊賜額所矣夫竹之爲物亭亭而立干霄直上霜雪所不能侵又外堅而中虛公之托於斯也意深遠矣公以尚衣奉御之煩領數十郡之鹽筴而心嘗蕭然高寄豈不猶斯竹之拔十尋而超埃壘哉公所處地財賦之會珍奇之集惟夙夜奉公力供厥職未嘗秋毫私諸己以殖其家豈不灑然如臨清風而滌煩襟哉風無往不在惟觸之於竹者尤虛徐演漾而得其至清公之所以斯須不忘 上賜而嘗懷此圖以自隨也歟凡我

皇上以御書錫之臣下皆適如其人通其志而爲之嘉獎修竹清風之云於公信爲有合矣公自爲之言以跋於後雲章野外之夫豈敢記述其事顧以職於斯文辱公不遺敢再拜稽首而叙其所以然若夫  
天章宸翰煥燿千古冠絕百王者雲章於商丘宋公之 御書樓  
頌其詳焉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謹書於李公之儀真署中

藝菊圖記

植物之有菊其百卉之可貴而尤異者乎凡物之芳菲其發也速則其隕落亦易桃之始華於仲春桐則春之季其他爭妍鬪麗於豔陽之日者不可勝舉而蘭蕙之族則滋於春夏之交人以其國香貴之要皆不待寒氣之凜慄繁霜之肅殺而已灰飛煙滅矣獨菊之爲物當草木變衰之候而敷榮發秀歷久而不萎靡如端人正士挺後凋之節是故屈子爲之餐英陶公愛其佳色自來詞人墨客未有敢狎妮之者豈非別異於羣卉而爲可貴之尤者乎顧其種類嘗獨盛於東南而吾邑之藝植者尤多二三十年之間變態百出種愈奇者開彌晚自重九以達於長至其炳耀常不絕以



此膠城之菊於東南尤爲冠絕矣陸子扶照讀書嗜古奉其尊人陶圃封君爲園槎水之上名葩異卉列植交蔭與臺榭巖石相上下而扶照尤喜藝菊治地其中命園丁相其氣候物性之宜而日加工焉由根莖之萌而護芽分種培壅灌溉插竹以扶之編蓋以蓋之風日之酷烈不得而侵剪剔其蠹敗以漸觀其枝葉之扶疎於是裛露而含英經霜而散彩至點以微霰而猶有傲然之色噫此雖花之出類拔萃非由人力之勤曷致是歟世之求近功速效者其相賞止頃刻之間推之物理亦何莫不然歟乃陸子之藝之也其意尤有異曰吾將以奉吾親也本草言菊能輕身延年淵明詩言菊可制頽齡郭景純曰仙客薄采何憂華髮扶照之爲此非徒欲其親娛心志悅耳目將益以增親之壽於無極也因乞虞山石谷子爲繪圖而以記屬余余以百卉中旣莫有如菊者菊之盛推東南而莫如吾膠今陸子圃中之菊又冠於膠陸子之所好莫與尚矣古之愛菊推陶淵明而陸子與之等顧淵明之愛之也以自奉而陸子以奉其親淵明以高而陸子以孝不尤有異乎石谷工繪事於今爲天下第一又爲之圖以張其事工乎詩者將系以歌詠其傳於久遠也必矣

水周林記

由吳之葑門北出水行二里所隍壑斷岸間望之鬱然林木陰翳洲渚重疊吾張氏顓三之居在焉顓三賢而有文負經世略隱屏不仕善歌詠其志當世名人勝流咸樂與之交顓三又好結精舍以娛賓而自娛前二歲相其居之東南小洲之上作爲水亭穹然如萬斛舟其中三間通梁無隔限軒窗欄楯洞然四達可以列坐憑眺餘則陋室寒燠具宜其西尤可棲宿宛若柁樓水止其下與石相搏風浪鼓之或作鏜鞳聲其北僅通一徑入其中者四顧皆迴谿溶漾紆餘坻島錯互密樹蒙茸蕭然有世外之致以吾吳之



繁會而其地獨在城隅水隈車馬之迹不至惟時時見帆檣出沒或連艫縻艦止泊其旁顓三召客宴集於此秀水朱檢討竹垞爲取屈子湘君篇水周堂下之語命之以名而屬其記於余余以顓三之居不一所自此北出又經二里許地近婁門元高士倪元鎮之師子林猶存今歸之顓三時往來居之又太湖之濱有查山正對湖中六浮明孝廉李長蘅欲建六浮閣於此者也其言勲懇見之詩歌具在人口今至顓三而其閣始成遂爲別業之勝且奉其先人窆穴於此增築丙舍歲時一徃省之閣之下梅花萬樹賞會爲最賦詩者都爲集焉噫顓三之於園林泉石之樂備矣豈其猶有未足耶夫顓三既不用於時宜其自放於山水之間而一觴一詠嘗假友朋以樂之二者之好出乎其性此水周林之作所以雖多而不厭也林之前曰青溪隔岸則東禪寺寺有堂曰青溪堂往時沈石田文衡山諸先生嘗所流連處石田曾作青溪堂小影有詩紀事其遺風餘韻猶在目前也寺又有紅豆一本故友惠庶常元龍結廬近之因自號紅豆書屋書屋之名傳詠於時林之西則家日容孝廉有匠門書屋四方之人無不知之顓三之水周林與元龍日容之居若鼎足然而又掩暎於青溪紅豆之間文沈之風流文采後先相望於二百年中何其盛也況六浮之閣長蘅所終身欲之而卒爲空言者師子之林元鎮作圖以繪其奇至今人所豔稱顓三皆撫而有之葺成而加闢之以寄其尚友之思吾知水周之名必將與師子六浮竝傳於久遠而後之人亦將因夫顓三之好尚以想見其人也歲丁亥三月余與竹垞先生相繼至海寧查編修夏重德引皆來會同郡徐庶常大臨亦在俱留一再宿旣去而雲章爲之記

揚州東園記

余往時客儀真儀真者古之真州也至則亟求所謂東園者由宋



迄今七百餘年矣嘗口詠心維於歐陽子之文則所謂拂雲之亭  
澄虛之閣清讌之堂彷彿如見其處焉既而得其遺址往往於荒  
煙蔓艸野田落日之間低徊留之弗忍去土人見者輒怪而笑之  
甚矣名勝之跡文字之美之溺人也揚州去儀真不三舍余客居  
尤久又數數過之但見城北園林迤邐且數十家而市塵未離游  
目未曠心輒少之未聞有所謂東園者今年甫至揚而東園之名  
已籍籍人口問之則喬君逸齋之所作三年於茲矣君兄弟與余  
有舊好聞其至心甚喜聞其與吾家匠門俱至益喜已潔尊俎而  
待之其地去城以六里名村蓋已遠囂塵而就閒曠矣問園之列  
屋高下幾何則虛室之明溫室之奧朝夕室之左右具宜不可以  
悉誌其佳處輒有會心則孰爲之名通政曹公時方爲齷使於此  
游而樂焉一一而命之也堂曰其楮取詩所謂其楹其楮者言之  
也堂之前數十武因高爲丘者二上有百年大木其面堂而最正

且直者楮也堂後脩竹千竿綠淨如洗由堂繞廊而西有樓曰几  
山登其上者臨瞰江南諸峯若在几案可俯而憑也樓之前有軒  
臨於陂池曰心聽聽之不以耳而以心萬籟之鳴寂靜者之所自  
得也由軒右北出經樓下折而西則葺茅爲宇不斲椽列牆第闌  
檻其四旁倦者思憩可以坐臥其寬廣可觴詠數十客顏曰西池  
吟社以西池浸其前也又西則曰分喜亭築臺以爲之基亭翼然  
出可以觀稼欲分田畷之喜也亭之南爲高丘者又二取徑上下  
達於西墅推窗而望則平疇一目千頃由西墅而東重岡逶迤密  
樹蒼蔚有修廊架險亘乎沼沚之中則曰鶴广以其爲放鶴招鶴  
之所又昌黎所謂開廊架崖广者也又東出則啟其門即心聽軒  
之左循山徑數百步屢折而南入於漁菴前臨滄波可容數十艇  
折而東北則園之跨梁而入者在焉其西農者數家與漁人雜處  
其外曠若大野視西墅增勝蓋江水西來滌洄於園之前環匝其



四圍而委注於此故作菴以踞之大抵此園之景雖出於喬君之智所設施實天作而地成以遺之者多也游者隨其所至皆有所得余與匠門挾其少長以來浩浩乎悠悠乎其心真與造物者爲侶計園之勝非獨城北諸家所不能媲美即當日真州之東園未必能盡游觀之適如此也余既不能爲歐陽子之文安能使後之想慕乎斯園者如想慕乎真州然余深嘉喬君之能脫遺軒冕而弗居當四方之衝舟車之繁會獨超然埃壒而爲此又能自爲言以道其志亦足以垂於無窮矣且求文於新城王先生先生今之有歐陽子之望者也而繼之者又文章巨公如通政之題其勝處而各系以詩家匠門屬而和之皆可傳示於後後之來游來歌者方未有已也則余得以謝其責也夫康熙五十年十一月張雲章書

陳使君重建瘞鶴銘碑亭記

京口焦山之陰有瘞鶴銘碑其初刻之崖石不知何時摧裂江中江水漲落與石吞吐求而搨之往往僅得其數字好古之士相與歎息莫可誰何者亘千百年矣陳使君滄洲先生今歲之初掉小舟至山下訪其舊跡見碑之斷缺者或矗然立或偃然臥或累累然覆壓泥沙間僧言江水淺落未有如今年者使君竊意其可徙而置也越數日又往邂逅同遊者告以其意某某者興甚鼓相與散錢鳩壯夫數十至其下爬搜剔抉群石皆出小者腰絙牽挽大者架木懸繩輾轆取之不日咸登諸崖取之既盡合之無不合即唐人題詩之石亦在焉使君遂謀建亭龕置之某某又相與成其事千百年湮沒之跡一旦照人耳目無不驚歎以爲神異使君語余盍爲文誌之按是碑昔人以爲王羲之書歐陽公以華陽真逸爲顧況道號疑銘文出自況而其書則近顏魯公至董彥遠以歲次考之與逸少逋翁皆不合其辨詳矣間嘗審其字跡實不類逸



少而近魯公然其氣格必當在唐以前乃魯公書所自出耳其辭  
決非況作也唯黃長睿諸人定爲陶弘景者近是弘景在梁世史  
言其以華陽隱居自號其學多神仙道家之術弟子有仙去者碑  
之四人皆隱其姓名以仙侶自命則銘當爲貞白作而上皇山樵  
之書丹陽仙尉江陰真宰之立石皆同時輩流也然則彥遠所謂  
壬辰歲乃梁天鑑十一年甲午則十三年者良信去今蓋一千二  
百三十餘年矣以其久淪於江力所難致故搨之者各隨其人之  
所得其最多者歐公集古六十餘字邵興宗考次其文凡百十  
餘字缺者四十二張子厚力索遺逸缺三十五字又別得十二字  
以今考之視歐公多二十餘字而與興宗子厚相上下其文亦不  
甚磨滅嗟乎物之顯晦亦各以其時哉此碑之出尤非偶然者吾  
皇上以文明治天下祕府之所藏淵鑒之所及舉古來載  
之典籍勒之金石者靡不究覽而修明之四方萬國山陬海澨之

奇畢獻此碑之瓌怪奇逸宜乎越千二百歲而更出也又況使君  
之賢乃間氣而一生者江山之神能無效靈於此乎往者使君守  
蘇州其爲政一意爲國家容保民無疆上官滋不悅於京口奪  
之印即其地安置之殆若拘繫者二載使君日手一編不越戶尺  
咫時或作詩寫字以自娛余往過之陶陶遂遂無幾微見於顏面  
可謂善處窮者矣賴

皇上之明聖卒得大白於天下使君猶小心翼翼迄今乃一至山  
水間而又能復千餘年之舊迹以是知向者處得爲之地其修廢  
舉墜多矣雲章旣喜其碑之重建於此復感而書之癸巳後五月  
望日嘉定張雲章記

明瑟園記

凡爲園囿觀游之樂者必先輦山石審面勢攢感累積大者成峯  
嶺小者出堆阜橋梁架空洞壑構險陟降逶迤蛇行斗折而後成



勝覽焉其他崇臺傑閣稱是竭人力之所至以供耳目之欲君子何取於斯郡城之西南地曰上沙去郭三十里陸子元功讀書之別業在焉石城峙其前靈巖繚其左天平諸山屏列其背獨缺其東原田曠野矯首遐觀日月之所出咸無障蔽園之中不列一石而翠光嵐影翳勃飄浮曉夕百變與山之雷奔雲轟者偕來可坐以山麓瘠磽水流淺急僅通小艇多湍瀨而無巨浸獨園有積水一望渺瀰且嚶灣迴合浸空搖碧饒異致焉其中百年大木或參天直上或擎雲屈盤或空腹蒼皮偃仰傲物或禿首翠蓋孑立遺世怪奇蒼蔚他家雖累千金不能致也況脩竹萬竿叢桂百本又擗颺數舒其間乎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過而樂之越月逾時不能去又賞其水木明瑟故以名園而賦之其園之屋則曰潭上書堂曰皂莢庭曰蟄窩曰桐桂山房曰帷林曰聽雨樓曰翠羽巢曰

介白亭曰升月軒園之徑則曰曲水闌曰木末芙蓉淑曰益者三友之蹊其水則曰冰荷壑曰小坡塘植乎水之中央者則有魚幢架其上者則有坦坦倚有東泝橋橋之東別藝菜圃蓋茅爲亭曰飯牛宮又東則環以小溪植榦而圍之其外即疇可耕者也陸子師事檢討者久凡園之所名者皆請之檢討而署之獨介白亭陸子所自命蓋園之最勝尤聚於樓與亭往時吳江徐介白遭亂棄諸生隱是園坐臥此樓及亭哦詩作畫以至於老後轉而歸於陸陸子以是名之不忘先民也余初過之以爲介乎白水之間而有是名及究其實歎曰有是哉陸子之樂善而好賢也今之掩前人之美爲已有者可勝道哉陸子乃表而出之使其潛德高風不湮沒於時此其宅心何如也且師資名賢以古自澤多得四方之才者與之交往往屏絕塵俗漬墨磨丹以點勘經史其爲詩灑然自得而日臨晉唐帖以兼擅翰墨非皆好賢樂善之助歟其於茲



樸村文集卷十一  
園無人力之勞而有天作之遺極水木之幽茂樂棟宇之樸質不  
事雕飾慨然有崇雅黜浮之思焉非此園不足以居是人非其人  
不足以顯是園豈徒托於竹垞之文以傳也哉陸子復問記於余  
余以竹垞之賦述園之曲折勝槩與夫所以各為題署之意備矣  
第系以所未及者云

樸村文集卷十一

題跋

書王吉傳後

漢書王吉傳言自吉至其孫崇皆好車馬衣服自奉極為鮮明而  
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按吉吳人今吳下  
風俗極類此家無錢財畜積而衣服車馬即累千金之子不能過  
不獨士大夫及貴游子弟為然即庶民之家爭為僭侈其風日熾  
其俗日貧意當時公卿在位之人若子陽比者必有以倡之因轉  
相放效以至於此也然自子陽行此當時已怪之矣故俗傳王陽  
能作黃金今吳人實乏作金之術而輒縱心奢靡豈可率以為常  
不思變計哉余循覽吉傳彼以賢者在位又世名清廉無所求取  
而罷官家居亦能布衣蔬食故後世無議之者其上孝宣章奏亦  
勸帝明示天下以儉謂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言可謂有



旨哉然竊疑既以此規人主而何身之不能節制耶豈其子若孫之寢淫而吉在當時未必如此耶則固之言或未精審也歟

題高雲客贈許僉事詩後

昔漢申公以治詩訓弟子時之受業者孔安國周霸夏寬之徒多至太守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司馬遷侈言之以著夫授受有原不可誣也許君僉事畿輔赫然有聲自其幼時尊人前中丞公命學於雲客高先生今許君既貴先生居侯官不憚數千里迎致之尊禮其師如疇昔執經時不懈益恭於是人人推本其所以知許君能奉所學以爲治不殊於安國霸寬等而高先生經明行劭爲世大師蓋可謂今日之申公也雖然世學之薄也欲抗顏爲師則不免於召鬧取怒求如許君之賢可多得哉宜先生作爲咏歌反覆感歎不能自己一日偶至都下出以示余激賞之餘爲題數語質諸世俾知許君於先生亦猶行古之道也

題所書送新城王先生序後

雲章自甲子夏獲事先生於太學其冬先生奉使祭告南海今年丙子春復有西嶽江源之命余亦適客都下皆得從諸君子後送先生國門外皆爲文以誌之二事越十有二年而如合一轍雲章遂爲老諸生矣蓬萊躑躅先生執玉節行萬里顧而加憫焉使畢還朝書此文以獻先生先生命并錄其舊所作自念鈍且駭與世俗背而馳其文亦不足適時好獨先生以爲可以語古每出一篇咨嗟獎賞噫古之道無所用於今雖文亦然余文無論其無有合於古即使果有合焉其貧且賤焉詎不宜哉先生云二文吾將合爲一卷裝潢而存之豈以其棄於今世將有見收於後者乎雲章懼不能當顧不敢逆先生意因補錄甲子之作於前後有指而目之者以爲不負先生教育則余雖窮老於世何憾哉是年十二月除夕前二日雲章識



為新城先生題時賢詩文摹帖卷後

新城先生好以詩文寵後輩。後輩之以詩文投先生者，必獎借而扶進之。一篇之合，一句之工，稱之輒不容口。至於臨摹古帖，翰墨游戲，亦喜克覽觀。雖以至鄙陋如雲章者，先生每過許其文之可教。往在甲子，送先生奉使南海，製此序。今年秋入都，先生兩以便面屬書。乃者復委以此卷。余子方直黃口也。先生謂其字畫近有法者，曾召數客稱之坐中。又屢加褒勉。先生樂善之誠，不遺於微末如此。卷中諸賢如西溟，乃今之作者。餘皆有異才，負高名，出先生所陶成。其文彩咸有可觀者。獨吾父子以最蹇劣之跡與焉。不滋慙矣乎。書竟誌此數語。後有見者，知吾師之弘獎風流於是乎。在乙亥十月二十六日。

再為新城題自臨蘭亭後

雲章少時學楷，未成年長大以來，不欲以此自耗日力，遂不復留意。遇有以題詠見屬者，欲自掩其醜，亦不復作楷，而逸少行書竊嘗規摹一二。今日輒擬數行於卷末，心手不適，去之殊遠。下方羅趙尚不足也。又念程子有言，某作字時俱是敬，故明道生平不作草書。今為師長書此而不能作楷，有愧明道之言多矣。

題賀捷表後

歐陽公疑賀捷非真，以三國志載孫權害關公傳首至洛之事，在二十五年正月，而繇賀表却於前一年閏月閏月者十一月也。然考之蜀魏吳諸紀，公本傳及曹仁徐晃呂蒙諸傳，公之敗實在十月而被擒，斬於臨沮，亦即是時。裴松之辨孫權欲活關公之說，謂權在江陵遣將潘璋逆斷其路，公至即斬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救公方議其生死則公之見害實不待時。若次年正月不過記其傳首之事耳。表中所云皆實錄也。時操自洛陽而南統軍在摩陂，故曰戎路兼行履險冒蹇，繇方坐魏諷事策免，故曰臣



以無任不獲扈從征南將軍曹仁也被圍於樊方以死守晃至而同勢并力公且爲之退走麥城鄣鄉旋落賊手矣已被矢刃雖彼國之事非傳聞也

### 跋季直表

繇傳以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魏之建國建安十八年也二十四年九月策罷就第魏文即王位復大理復大理疑與相國位俱復矣史不及記其詳也黃初元年改相國爲司徒以故薦季直表有司徒之稱而本傳云進封崇鄉侯者不著年月疑在改官制未進封之前有此表故署職乃爾

### 跋廖賢翰寶冊

嘉定爲邑因崑山之膠城鄉以析壤故亦曰膠城厥初人文與崑共之要亦荒瘠斥鹵務學者少元明之間崛興旣多如王常宗鄭以仁輩其弁冕也迨歸熙甫卜築安亭江上邑之學者多出其門

緒論流傳蔚爲名儒號彬彬焉或以經術或以節義或以古文辭下至揮毫染翰乃儒者之末技都非苟作咸可藏弄所謂風流文采磨不盡者也大中丞商丘公主風雅以振來學者四十年秉節鉞以莅南國者行十載矣一時部下秀民相與益勵其志好古力學期無負公之作興其有一材一藝之可觀者無不仰受陶鑄親回謦欵而接之以示優異而於表彰前哲尤三致意以務發舒其幽光潛采雲章用敢集其鄉先賢之遺跡若干幅裱池而獻之公其在有明中葉以前者不可復得百年之間庶幾下邑之趣尚在是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追思而若將見之之詞也采風者或有取於斯焉

### 書孿生靈應圖詩文後

余少則慕徐少詹文靖公之大節恨不得生其時一識其人旣而知公之子孝廉侯齋先生之高行凡今之竝世而生者皆莫得望



見其面目而余亦未能棄一切而從之遊則其人又不啻邈然千古之上矣去年春始得識公之仲子文學貫時先生聽其議論窺其學問文章因以彷彿其家文靖孝廉而庶幾若將遇之則猶余之深幸也蓋自鼎革之秋文靖以死報國二先生守其家法窮老不變而俟齋深棲巖谷跬步弗移貫時則時一混跡城市而曾中耿耿若有千駟萬鍾不易其操者人謂二先生介同而所以爲介者不同各有以成其志而已矣今年夏因貫時以識丁君貞士蓋文靖公壻也丁君亦棄儒冠隱百花里其夫人爲文靖公長女蓋俟齋之妹而貫時姊也貫時爲余具述其姊之孝行純備爲貞士置妾媵禱神祇求子得子求孿生得孿生天人感應之符昭昭不爽者余惟詩言樛木明有下逮之恩故螽斯麟趾諸篇皆歸美太妣之不妬所謂則百斯男者也禮言高禰明有祈子之祀故后妃率九嬪御而從天子親往且加禮於所御者而帶以弓韉授以弓

矢以祝男子之祥其禮甚備推之當時卿大夫士庶之家可類而知也雖月令之書成於不韋而其時去古未遠其必有所本矣丁夫人中年喪子病已之不可復得再擇宜子之姬以備後房又不可即得則卜日於穹窿之山建壇上表致禱於天又禱之家祠五祀又遍禱之諸神自是以還月朔望無不禱且以孿生禱遲之又久而精誠通果孿舉丈夫子二其時去致禱之初一紀矣而舉子之年月日時適與之符合人皆詫以爲異此至誠之感神所必然者惟是夫人不妬之德比於太妣而祈子之勤且堅若此爲太妣所未有使以之易地而處當無不然者是太妣處其易而夫人處其難也或疑醮壇青祠乃老子浮屠之事非吾儒所宜道然而高禰之祀古人以爲祭先媒之神迄今無傳於世而夫人意以祚胤之錫必本於天道院法筵特借以達其誠耳且誠無不至則所禱之神無不遍此皆本古高禰之意而通之者也嗟乎世之爲婦者



以一妬之故而舉其夫先世宗祧之重一旦斬絕而莫之顧爲之  
夫者亦竟安於其婦而無如何也此正孟子所謂不孝之大者而  
夫人一反世俗之所爲至於如此盡已之孝即以成丁君之孝蓋  
自其姆教婉婉之日通知大義久矣余以是益歎文靖公之賢不  
惟教子以成大名於世乃其女子亦足追配古之淑媛而風示薄  
俗於無窮也貞士自喜其事而爲之圖以傳示二子兩先生製文  
與歌詩以推道其美良足以暴於久遠矣貫時又不鄙而屬余余  
感夫文靖公之門其所爲皆扶植綱常之事天下後世其將胥有  
賴焉遂不辭而書其後時康熙三十三年夏六月十六日

跋程孟陽先生手藁

松圓先生與余曾大父及伯祖父爲紀羣交余祖父晚出先生又  
命其子孝直君授章句故余家所得先生翰墨爲多余少而能辨  
其字跡此冊爲吾友文濤周子所藏乍展看即知出先生手藁無

疑先生自序浪淘集與瞿起田同舟回自武昌浪花掀簸中濡筆  
伸紙追憶舊所吟而錄之幾七百首又上黨無事合書爲一集增  
定計千餘篇此冊豈江行舟中錄本耶抑上黨所增定者也先生  
生平所作詩都能誦憶故叔達謂其牢固藏識牧齋云審諦推敲  
必匠意而後止一字未妥一韻未穩曾中鵬突如凸出紙上觀此  
冊手所審定可以想見卷中珠墨錯雜其已付剗劂者皆於題前  
標出餘則乙之今人竊其逸詩尚可名世蓬戶空齋詠古凡三卷  
幾二百首得上黨所增定者十之二聞吾邑汪云則尚藏其前三  
卷其餘不知流散何所意者尚可爲延津之合也吾友及令子梁  
客皆篤學嗜古其慎藏之以待

題姜西溟臨鍾王三帖後

余嘗謂西溟之書今人不知貴必有收而寶之後世者蓋書雖一  
藝其所造既深則必不磨滅於後時之人不知貴其傳必久而彌



曜亦物理之乘除然也嘗見西溟學書每以日力半耗於此余甚惜之乃其所造則邈乎不可及矣觀此三帖爲周君確齋所摹者其心源腕力直接元常逸少豈復後代書家伎倆哉東坡稱元章書謂異日爲寶今未爾者特以公在耳嗚呼西溟已矣留此於身後其光氣之晶瑩觸手溢目雖持以照前後數乘可也較之生前余與確齋可以要求攫取而得之時不愈可愛惜耶又況其在數十百年之後耶余非阿西溟者假令西溟而與東坡生同時其愛西溟當有過於元章者確齋今之吳興而自謂讓西溟一頭地則知余言非妄雖然先儒有云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西溟亦非一意於文采風流者乃其晚途喪身於賣友之酈寄追痛之餘擲筆三歎

題周確齋小影

余向從崑山徐公傳是樓得見閣帖祖本有子昂白描小像其風神彷彿確齋故余有詩贈確齋云妙楷看來如斫陣前身真箇是吳興今見姜編修西溟亦爲此言益信其有合矣禹鴻臚傳神於今爲海內第一而西溟落筆妙天下系以像贊皆異時之寶也又何假余言爲確齋以余最契且久屬贅語其後

題宋搨黃庭

宋搨黃庭吾家向有藏本守之三世矣爲一友攫去久不見歸余以此遂廢學楷廿年恨事今日得還舊觀確齋其善寶之毋曰寓意而不留意爲人取去則不復惜也

題沈石田先生畫

石田先生筆墨淋漓流落人間者不少似此尤其高曠間逸者其詩曰自天爲此景平與畫家分即其筆補造化可知又曰與人信去粘窗壁雨雨風風都不知蓋歎識真者之少傳與不傳俱聽之人而已不與焉豈獨繪事詩與文何莫不然閱此爲之三歎



題趙子昂赤壁賦真蹟

廣陵周確齋好古精鑒。一日以吳興書赤壁賦示余。余乍見驚歎。爲真蹟。叩其所以得之者。爲言一老嫗用以夾針線雜物。蓋其紙緊厚。入水可不濡。存者凡十五番。合之如市肆間大帳簿。貫以雙繩。前後紙黑若漆。而墨光射人。粲然如珠貝。余因歎。今之贗古者。襲以美錦。韜之文櫝。所以珍而眩之者。無不至。自有識者視之。不足當其一晒也。世之無所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何以異是。又獨訾夫贗古者乎。若其果爲隋珠和璧也。雖棄擲隅路。埋沒泥汙。其光氣騰上。豈可抑遏哉。然亦有目者遇之。而見耳。若盲人方擿埴之。是虞又烏知拾取乎。余嘗論吳興書小楷第一。其行草自方寸大字以外。亦有一二。講張處。今此冊圓勁美滿。矩矱森然而折旋。俯仰意態。酣適雄傑之氣。卓越千古。真世之奇寶也。確齋爲之刮垢磨光。裱池而善藏之。又此書之奇遇也。夫蕺山老嫗。噴羲之書。不持至市門。得錢幾并其六角扇而毀之矣。此嫗幸以有所用之。故得不廢。安知夫四百年中。不嘗有鬼神呵護其間。今故默誘而遣之來乎。歐陽公言斯文如金玉。雖糞土不能銷蝕。豈惟文章。即字畫亦然。惟視其所自致。何如耳。確齋書名噪當代。而尤酷似吳興。得此當更有左右逢源之樂。此賦幾五百年。今缺其後六十餘字。亦失署名處。缺者固可惜。書法如此。又安以署名爲哉。必俟歛識圖記。而後信者。其不類於盲人也。幾希。

題所藏米元暉畫

予在揚州。一日偶出。見人家屋壁懸此畫。問之。曰。不一餅金。即售矣。予急出。所有易之。蓋乍見。即驚歎。以爲小米氣韻。諦觀之。非獨畫與字無可疑。即兩印章。決非他手可摹者。其一元暉印。得非黃魯直所貽者耶。魯直有贈海嶽詩。其次章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審此則元暉



乃魯直所字而并以古印貽之者今此印有目者皆知爲秦漢間物非即山谷所贈而何往時讀山谷詩從卷冊間想像今乃收得此畫而親觀之亦予之幸也夫

題周軒三所臨蘭亭後

余往歲過雲間二周君留余飲酒闌軒三出所臨稷帖相示凡數十種觀其意猶豐豐不已余竊怪軒三臨池之學何其精且專也昌黎云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詩文字畫何莫不爾軒三既以其詩若文與其難兄馳騁當世至臨池一藝又能出其餘力爭工古人如此宜乎其名聲之籍甚也蘭亭石刻固多佳者難得余舊藏一本其所由來乃自上海潘氏崑山徐司寇遍收古刻僅得二本今皆在公之第四子敬思所其一有子昂十三跋可稱劇跡而蘭亭似非其舊予疑其爲黠者易去其一乃劉后村藏本歷代傳寶名人跋者二十餘曾以余所藏比對不差紕黍特此本又先數十

年耳淳祐中趙以大定爲薛氏石所拓以余觀之殆未必然此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斷斷不置者朱子所謂不獨議禮如聚訟是也薛氏摹刻雖云與古定無異然肥瘦之間訖無定論徐本及余所藏皆肥者世間諸搨之佳者皆不迨即定武井中石亦遠遜疑非薛刻可到軒三精鑿余當攜所藏質之并同過敬思請出以相品定軒三能於數十種之外別爲臨一本以與余帖竝藏俾見者知精詣如此可爲世之學書者勸將不獨爲學書者勸也

題吳氏世譜後

余旣作吳氏世譜序以其譜所載覈之史傳後漢書廣平忠侯漢其子爲哀侯成成子曰旦弟盱成弟國盱子勝又漢兄尉尉子彤漢弟翕今考之譜以漢子爲威威子爲宣宣弟爲昕威弟爲安國昕子爲如勝漢兄爲演演子爲丹漢弟爲洽洽字子翕皆與史不同或字形增減或以二名爲偏名或以字爲名惟尉與演絕不相



類譜則兄弟命名竝以水旁似所取義爲近然此是彼非總莫能辯可以知此譜所載悉本家乘非引史傳中有名人爲附會也雖其間各有轉寫之誤或當時史所傳聞不真未必非家乘爲可據也歐陽永叔趙德甫集古金石二錄多取私家所載以與史傳証其闕誤以此余固樂得而考之惟長沙王芮與前漢書悉合但芮之四世孫靖王羌譜以爲靖王着此亦因字形而有所轉訛耳

題新城王先生憲圃錄序後

新城王先生以詩名冠海內者四十餘年晚而尤工於文然而知先生之文者不敵知先生之詩者爲尤多先生亦好以詩寵後輩而於文亦有所靳而不予其求先生之文者亦往往閱歷數年而不可得今爲汪君蒼孚作憲圃錄序其得之之易者何哉蒼孚母吳太君之行亘千古而一見者也海內能言之家咸高其行長言短什爭歌詠以投贈之而爲之唱者又如吳野人屈翁山諸子皆

王先生故交其言信而有徵所以樂爲之命筆以冠其卷端也余近亦賦兩割肱行以誌其事乃伏讀先生之文而又有感焉觀古列女之事劉子政一書而後范蔚宗始著之於史而後之採摭者咸不敢放失考其事行非不各出於至性然過高不合中道者多矣若太君之割肱爲羹以療翁也處事勢之窮有不出於此而不得者非好爲奇節以驚人也及其後痛夫之客死不能以救翁者救夫而復引刃於右臂之肉血淋漓以薦之櫬前則當哀痛迫切之時其心之權衡於事婦事夫之際者蓋有不忍毫釐分劑之或殊者事雖至奇而有至經者存焉即謂之曰中道可也采風之使上之史館必將以冠列女之首篇豈徒使我輩弄其文墨筆硯淺事哉

題周潛夫摹倪高士畫

潛夫吾友確齋之同產兄也中歲學仙屢致辟穀隆冬惟飲冷水



余蓋親見之。碧眼飄鬚，望而知爲異人也。顧以性僻不合時宜，亦詭常道，確齋友愛，委曲將順，養之終其身，乃其寓意圖繪，高超絕俗，或奇恣野逸，不必盡師古人，無不灑然有塵外致。確齋藏倪迂真跡，余每過之，必求展玩。今爲有力者所奪，此卷乃潛夫摹本，乍見幾不能辨。始知其風骨氣度，得之天者同也。今潛夫沒已五年，余悔其生前知之不能盡，確齋令予題此爲之，反復三歎云。

題咎元彥舊本蘭亭

蘭亭舊本最不易得。趙文敏自言，余生六十有四，南北行萬餘里，所見僅兩三本，可以知其難矣。余向惟於崑山徐司寇處見二本，一爲王學可藏本，有子昂十三跋，一爲劉后村藏本，跋者二十餘人，學可本跋固美矣。余諦視其帖，疑爲黠者易去，惟后村本毫髮無遺憾。跋者云：同時有三本，一藏陳直齋，一藏賈秋壑，而秋壑景定壬戌所題甚詳。後歸郝文定父子流傳，歷歷有自。至董思翁萬

曆丁巳題云：觀於會稽山陰朱明臣之息柯軒，則徐本乃會稽收藏家所寶，又不知何以流傳至崑山也。淳祐中有趙以大者定爲薛氏本，余未謂其然。蓋薛氏本乃紹彭子摹定武原本所刊，雖云時莫能辨，豈若原本之神妙自然。王順伯尤延之，斷斷於楮墨肥瘦之間，猶其末也。余旣無憾於此本，輒名之曰古定，而以其字跡稍肥，即以信肥者之爲古定也。余亦向藏一本，出自上海潘氏，曾與徐公本比對，無二。特時有南北宋之別耳。庚寅初冬，余游會稽，咎君元彥爲其地之長，得蘭亭數帖於明相國朱氏之後人，屬余爲之品定。因念徐本亦出自朱不知息柯軒爲朱氏之何人所主，輒附記其語於此。此本雖不若古定之神妙，而規模姿制遠勝他本。卷端有邢子愿柯敬仲印，信疑子愿得敬仲藏本而摹以入石者。然子愿雖精臨池，疑其刻畫不能到此，尚俟識者定之。

又爲元彥題諸本蘭亭



蘭亭出昭陵後摹搨無慮數十百種賈秋壑柄國時人間舊本無不供其搜採命客寮寺丞擇其字之尤精者萃爲一搨良工刻之經年至以勇爵酬工今此冊乃會稽朱相國舊藏合得十種若使秋壑見之無不笑爲負儉者然變態高下略具此矣吾友抱雪咎君作令此縣余訪舊過之出以相示西泠馮悔齋後至呼之同游因攜諸帖入舟至蘭亭恣其清玩賞心樂事莫過於此各爲一言誌之諸帖之旁異時必有知我輩之此遊者品題之當否不暇計且喜抱雪之有同志也十月三日東吳張某書

題楊可師所藏宋搨聖教序後

余少時學書篤嗜聖教序先君子舊藏未斷碑本正與此類余往往以夜窗餘工習之尤多映月臨摹故盡此帖字形頗能記憶及多見斷後本騰漢庭而皎夢夢字較清心頗疑之以爲此帖翻刻有數本或者非原搨乎續得一本尤完善而夢字不模糊前本遂爲人乞去今展玩此冊頓還舊觀搨法皆如隔麻而紙色亦絕相似但此墨光微黯耳諦觀必非翻刻其神理一經轉摹便減肖似他帖皆然何況右軍何況右軍此帖尤劇跡所聚乎董文敏嘗謂此爲懷仁習右軍書因訓集爲習文敏書家董狐不能不失此一言懷仁豈解辨此即聚劇迹亦疑太宗製序時自所鈎致其後或懷仁續集之耳懷仁雖亦寺僧之能書者觀鴻堂中所載去之不啻萬里豈可以尋丈計哉耕夫其善寶之毋若余之輕棄其所學也至所謂夢字已斷者反清而未斷者模糊此殆不可解耕夫其爲我考之或此字最先損而好事者重加剜剔出之未可知

題宋搨黃庭經

昔人謂樂毅論爲正書第一余謂畢竟當以黃庭爲第一蓋樂毅猶有散漫之筆而黃庭無有也或謂結體整則風神宜減而黃庭風神何曾少減但見其遒而逾逸繁而彌舒耳譬之優入聖域者



直臻從心不踰之妙此殆猶行書中之蘭亭即使逸少他日更作未必能滿意盡若此也如東方像贊習之必長於間架曹娥習之有別趣未免倚於一偏者有之黃庭樂毅則皆中道而黃庭尤毫髮無遺憾耳余家寶一宋搨四世矣中間爲友貸去不還余以此遂廢學楷今雖索得之老矣不惟腕力不自振亦無日力耗於此矣此冊真宋搨之精者與余藏本比對不能定其甲乙但逸少書此入後亦覺筆倦不無懈處兩本各不能拚而余本尤有鈎摹之失也淳熙修內司刻夢想見之久矣今乃於畊夫處窺一斑幸哉

紀瘞鶴銘碑後

是碑或以爲王羲之書或以爲陶弘景或以爲顧況或以爲顏真卿至或以爲王瓚書何其紛紛而莫定也謂爲逸少者據潤州圖經而言其深信不疑者蘇子美黃山谷也又或以碑云上皇山樵書樵字下原有逸少二字黃長睿曾至其下蓋親見之似可據矣

而長睿又謂當別有逸少非右軍也謂爲逋翁者歐陽公作集古錄以華陽真逸爲況道號因疑其辭出自況而謂書不類逸少而類顏魯公然歐公亦不自信而趙明誠金石錄以華陽真逸未詳何代人歐公所云況道號亦不知其據唯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耳後人承襲歐公言至有竟以爲況書者沈存中是也而謂爲魯公書者亦始於此又有不定其爲誰某者蔡君謨以其書有楷隸筆隋平陳後中國書多參楷隸故謂爲隋代人書至以爲王瓚書者則以碑側有瓚石刻詩學碑中字而爲之也而其考定爲陶貞白者則張子厚學黃長睿伯思董彥遠迨馬子巖古洲尤其較著者也蓋以貞白居句曲山中自號華陽隱居見之於史又有外傳云晚又號華陽真逸也然此但言撰銘之人而後之真疑爲貞白書者又不知其何說也其石翻本有二一刻之壯觀亭一刻之府治之側曰寶墨亭其文旣與原刻有異矣又刁景純



曾於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銘以較世所傳本益參  
錯失序而摹搨之家必伺窮冬水落而後取之或得其數字或得  
其數十字此無而彼有此少而彼多故箋釋之家各有不同自邵  
興宗張子厚黃長睿董彥遠以至明之項元慶今代之張紹其文  
互異罕有悉合者昔朱夫子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此碑紛  
紛之說亦然竊以爲其辭乃道家者流其書不過一藝耳何必斷  
斷乃爾然其人雖惑溺於異說其超然世外至今猶可想見其高  
風若正書大字在唐以前不多見皆由此書發之故歷代重其文  
今得陳使君滄洲從水底而致之山巔石之裂者合而束之龕之  
於壁千百年之淪逸者復出殘缺者復完俾後之覽者知爲貞白  
一流仙侶之所爲可以審其格韻而自得之其他可不辨而息其  
喙矣

題王紫軒焦麓剔銘圖

大凡好古之士於世人之所嗜往往唾之而不顧至於幽崖絕壑  
斷碑殘碣必攜筇躡屐挈笈載酒肴窮搜極訪必一得之而後  
快此非有超然高世之致者不能也瘞鶴銘碑淪於焦山之麓殆  
千有餘歲矣昔之名人勝流求而搨之者以不能多致其字爲憾  
乃其親至碑下乘水之涸手自摹取者如邵亢張學黃伯思董道  
嚴古洲張邦基皆好古之尤者也東川王使君南邨非其匹儔歟  
此圖蓋二十年前與楚僧石濤同至山下時所作爲言披尋剜剔  
之狀殆如竹垞檢討所云先以前趾次尻臀者乃實錄也卷中題  
詠多怪奇偉麗之作一時名勝略盡是矣追惟疇昔新城先生余  
所撰杖屨者自餘諸公亦曾執鞭弭周旋今大半皆成古人存者  
晨星落落矣旣賞南村使君之嗜好有獨異又相與展卷數四憮  
然增慨者久之時癸巳六月寓吳門之水周林南村持此圖訪余  
余方幸此碑之重建爲陳使君滄洲作此記亦一奇也



華氏貞節堂元人詩文跋

節孝之事所以綱紀乎人道者至大故其傳之也亦至久德澤之留於子孫者宜其每得賢者以繼續而保大之也錫山華氏自東晉之末有以孝顯者歷今千二百餘年世爲名族元武宗朝有都事君子舉早歿其夫人陳氏矢栢舟之節教其六齡之孤以迄有成至正中詔旌其門閭而其子幼武亦以善事其親聞禮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豈不信歟故禮始於謹夫婦以婦人言之則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子之能孝雖出乎其性亦必由教而後成也華氏之母子美矣學士大夫相與論次其事而歌詠之者甚備朱存理鐵網珊瑚載有貞節堂白華軒二橫卷蓋名跡之尤烜赫者自至正及今又四百餘年矣今白華卷不知所歸而此卷什襲完好華氏之子孫世守不失可謂難矣廣文豫原持以示余凡爲之文者四人爲詩者十人皆一時名勝閱之敬歎黃文獻公銘云惟甘於節百年一日旨哉斯言士君子之守正不惑者何莫不然艱屯之至惟以義理自安覺有不如是而不可者是以甘之而不厭若自視以爲過苦則其節有不可貞者矣又余讀于尚書文傳之記而歎蘇伯修纂輯元文之疎事既關乎風教而文之謹嚴爾雅班孟堅序事之遺也二公翰墨之道美尤爲卷中之冠余何幸而得寓目焉今人於法書名畫咸知寶愛而不免於玩物喪志豈若反覆於此之感激奮發足以風厲末俗亦秉彛之好人自有之而不待外求者哉豫原孝友之行著於家庭而好古力學發爲文辭悉合先民矩矱大中丞儀封公雅愛重之將見實益大而聲益宏豈特爲其族之賢者哉此卷之在族人者將不固其守輒出重直以得之可謂能知所寶而非玩物者之比矣向所謂繼續而保大之者斷歸是人拜觀之餘聊識末簡以竣

又題



昔劉中壘傳列女有頌有圖著之藝文志雖頌與圖不必其自作而踵是而增之者皆不可已也明矣華氏貞節堂有記有序有銘有贊有古今體詩記序之作所以傳其事也銘贊詩歌所以頌其美也然必有圖而始備以故待詔文先生必爲之繪圖而補之觀其圖之鬱然松栢繞乎階除前軒後堂靜深嚴謚毋恭子順貞白之操義方之訓彷彿具備令人肅然敬慕想見當年非衡山先生規言矩行以道德重當世者不能作要以推其所本夫亦中壘一書之遺意也歟是卷所關風教者大非獨華氏之世寶故予不能不重累其辭云

自題顧貫齋墓表後

昔歐陽公作集古錄序以爲同時惟謝希深尹師魯每一篇出能伸帑疾讀得人深意而梅聖俞見有小可喜懽然若在諸已迨集古錄成作叙之時三君子皆已歿公以爲深悲予因念此表中三

君子亦最愛予文樂成予善今爲作此文寧復有愛我如三君子者起而一見之哉心竊自悲偶以示舍弟用霖時諸子姪環侍用霖遂朗誦一二過抑揚其辭頓挫其音節字字句句櫛比而疏解之欲歌欲泣恍若招三君子之魂於行間帑上也其言之有旨非獨子姪聳聽即老夫亦不意其所自得至此也余弟最善講解讀書多得古人深意惜其奄滯於荒鄉之曲若得哲兄當不落窠窠如是

爲陳彥瑜題宋搨小楷

右軍曹娥乃早年之作爾時尚未變鍾體也余家藏一本特多隸筆尤有古意彥瑜陳子酷嗜臨池出此帖見示乃宋時搨余爲審定彥瑜其知所寶哉

東方朔像贊余家有二本一爲寶晉宋搨一爲停雲館祖本與彥瑜此帖比對頗相上下特此缺字爲多耳又噓吸冲和和字寫作



私亭序荒蕪序字。寫作厚。余所見缺字本皆如此。彥瑜試相與考之。梁武論右軍書。以樂毅字跡。麓健。後世摹搨既多。亦有不盡然者。觀此則真麓健本也。昔人以樂毅為正書第一。余則尤左袒黃庭。然右軍自謂書此有君子之風。諦玩之。則如端人正士。折旋皆中規矩。真百世之模楷也。又況此本宋搨之佳者乎。彥瑜書已入歐柳之室。於此更精心焉。

小楷必當以黃庭樂毅為宗。次則洛神。舍二王而問途者。沿河而下。不尋其本者也。洛神駘宕飄灑。風骨珊珊。如步虛仙子。尤為可愛。此本稍肥。殆猶豐肌之玉環。彌見其斌媚耳。余近年得一石田先生藏本。頗近之。其搨法及紙色亦相類。皆可寶者。學書不學晉人。終乏氣韻。余老矣。此事當讓之後生。彥瑜得此四種宋搨。其取之有左右逢源之樂矣。何患八法之不名世耶。

題爭坐位宋搨

甲子歲。余在京師。一日有友持顏魯公爭坐帖示余。云將以餉一貴人。余心甚憺之。而不能止也。越今殆將三十年。忽見之義門。何庶常賚硯齋。余驚問其所由來。知即向者友人本也。庶常以余性善記。為嗟歎良久。其實世之善忘。無有如余者。特以性好顏行學之。亦三十年。思得一古本。尤可追摹。目之所見。無有過此者。故特注思不忘耳。凡物必得所歸。可以無憾。彼非其好者。棄之亦無足怪。今轉而歸之義門。此帖亦自慶其遭矣。宋之蔡蘇黃米行押。何莫不由此出。余所藏本。亦宋元間搨。以董思翁臨摹三四則。系其後。然視此則稍遜矣。憺借觀閱月而未得。倣像其數行。則余之遲暮無日力及此。可歎也夫。

跋祭姪帖

魯公祭姪。忠憤突怒之氣。鬱勃行間。故字跡尤奇。特勒石祖本有



二一爲真蹟摹出。一從臨本轉摹。不能盡得其神妙。停雲館待詔一跋。稱賞至矣。其帖實非真蹟摹出也。余偶收得一本。其旁標有真蹟二字。不知出何人手所摹。字字逼真。難以形容其所至。以較別本。非毫釐分判之差也。義門近得倦圃曹氏藏本。正與停雲相類。視余所藏稍遜。第其末有諸姪于庶庭如祭痛哉九字。別作一行。此爲可貴。不知他帖何以都不及載。

題金眉菴畫卷

余與眉菴翁曾一識之。古貌古心。私竊異焉。翁少時爲錫山華氏館甥。欲厚遺之。貧翁棄不取。獨攜書數篋以歸。又得王右軍真蹟半幅。日夕臨摹。其風致如此。翁爲文通公從弟。文通盛時。遇國覃恩。將引之登仕版。不赴也。見諸公貴人。輒匿去。好倣黃鶴山樵。及倪高士畫。用以自娛。有求得之者。即親族不輕畀。歿後。其子耀廷攜數幅示余。余亟賞之。非獨畫似元名人。乃其人實超然埃壒之表矣。因語耀廷。其告子孫世守之。毋爲有力者所奪。眉菴名舜齡。字孝必。與余相識時。問其年七十有七矣。越次年而歿云。



樸村文集卷十三

傳

貞憲先生傳

貞憲先生姓王氏諱泰際字內三中崇禎癸未科進士與黃陶菴先生爲同邑同年友陶菴集中有荅王研存書商略處患難爲隱身不出計者即先生也先生別以研存自號黃先生荅書在乙酉之五月將去城而鄉與先生偕隱未幾身在圍城中城破之日黃先生念不可復避避則將受辱遂與其弟偉恭往西城之僧舍作絕命詞以其身同日而殉天下莫不知黃先生之義烈然而猶自謂可以無死者與先生皆未受職且黃先生有父而先生有母忠孝可以兩全也其書中之言曰吾輩埋名不能而潛身必可得冠婚喪祭以深衣幅巾行禮終身稱前進士一事不與州縣相關絕跡忍餓焉可也又謂此大關係處不得不以真語就正前世如龔



君賓謝疊山及國朝龔安節而在其商略不過如此噫黃先生與先生皆非畏死者苟可以不死而仍不失吾之所守亦何必以其身委之一燼士之有君猶女之有夫也其以身殉夫者烈也終其身守之不變者貞也士不幸而遭國家喪亡之日所出惟有兩途與夫既嫁而孀居者何以異哉黃先生既所處在必死之地而死之得其所矣先生適當可以無死而完其終身不改之節一如黃先生書中之語亦復何憾哉使兩先生易地而處皆能爲所當爲志一而道同也先生所居在縣之六都去城數里縣人皆曰六都王氏云家本崑山遷至嘉定三世皆隱而不曜父承爵人尤重其耆德歿於故明奉母夫人朝夕無間喪之尤盡哀禮先生三子兩孝廉君霖汝楫汝皆居於城然人罕有於城市見先生者未嘗一謁縣正巡按御史趙李二公皆欲勸先生一出力謝不應縣屢舉鄉飲大賓曰吾第不死而已奈何以此困我食淡衣簾三十餘年

以丁卯之冬無疾而卒殮以深衣幅巾如平日所服是年先生七十有七平湖陸稼書先生治縣慕尚先生而未一見爲文以弔之親往拜焉邑之學者相與言曰先生植節甚堅始終一貫可謂貞矣學行之正爲世師法可謂憲矣因私謚曰貞憲先生所著詩文有冰抱集若干卷選漢魏以來古今體詩八十卷又輯四書廣古註八十卷藏於家

張子曰余嘗閱崇禎癸未進士題名錄而歎諸君子之生於末運何多不幸也其後非抗節致命則守貞歿世按籍而考之出於此者蓋過半焉亦可謂得士之報矣然諸君子能爲忠臣豈不能爲良臣哉惜乎其不處交泰之朝也士苟通籍而懷致身之義未有不忠而能良者也吾邑黃陶菴先生天下無不稱其忠而貞憲先生或未盡知予故表而出之使人知一死一不死同歸於仁而已況乎先生所守皆黃先生之夙約哉



鄭超宗傳

士君子生當喪亂不能以其身衛社稷安朝廷唯有殉以一死死固其分耳然死之得其所與不得其所存乎其人之自裁而亦有時已之身已不得而主之者變出非常生雖舍而不爲義則又有幸不幸焉君子亦受制於命而無可如何耳如故明揚州鄭君超宗之死吾嘗深慨焉君諱元勳超宗其字鄭之先爲徽州歙縣著姓有兄弟兩人同殉建文君之難者曰居貞官河南布政司參政曰道同中洪武某年進士官御史兩人者旣同抗節州人爲之立祠祠至今猶存由御史數傳而至良鐸始遷揚州著籍江都君之祖也良鐸生某號東里翁君之父有四子君其次也生有異稟目炯炯射人讀書數行竝下心又能闇憶不忘爲文操帚筆立書甫角卅老師宿儒皆驚歎以爲弗及江淮間名籍甚年二十一舉應天鄉試第六每上公車賢公卿大夫士莫不慕與之交聲問流於

人人無識與不識咸稱之曰超宗先生家廣陵城一時詞人學士往來京師經此地者必謁君後雖諸道上計者亦然京師大人先生聞人從廣陵來必問見鄭廉否或誘貽則心輕之曰是不識鄭超宗者甚則面唾焉其見推重如此以崇禎癸未第三名進士釋褐居於家時明之國事不可爲矣君慷慨負氣有偉略好節義不以利害生死動其心臨大難建奇策決於俄頃然以母老薦者交章辭不赴也人皆以君之才惜其不用倘居廟廊制勝幃幄或乘一郭坐鎮封疆闖獻諸賊當不至披猖若此甚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京師失守君聞諱麻衣慟哭於至聖廟即出家貲募健勇訓練爲兵欲以助城守貽書當路曰立國設險必外嚴而後內固淮北咽喉地宜建大帥統精銳以扼其衝見者躡之而不能南渡君臣尤泄泄間有一二披肝瀝血者悉見格於馬士英雖以史丞相之忠誠婦人孺子皆能知之徒以人望所歸不能不倚仗公而



朝政不以屬焉以兵部尚書督師揚州所陳恢復之方捍禦之略什不一二施行也時寧南侯左良玉軍號八十萬駐武昌上游而靖南侯黃得功興平東平廣昌等伯高傑劉澤清劉良佐號爲四鎮皆以戴立新主兵游近界良玉故與士英隙聞其柄用又築西防以逼已憤甚上表清君側舉兵東向江南北大震揚又邊江兵備副使馬鳴騷謀藉高傑兵衛揚以君故有恩於傑諷君作書招之君方謀之督師以下書未發會傑奉命鎮揚兵已至城外揚人以傑於四鎮尤剽悍曰是必將蹂躪我又傳言相喧囂以爲招之來者必君也相與闔城門斷機橋數日抑不得進傑怒曰我捧璽書來鎮爾城而拒我若是遂縱兵掠揚人之出偵者馘之樵採者絕之城中人益譁言鄭進士召傑來害我鳴騷復至君所言曰公若能一出見興平必立解否者知謠誣何君毅然許之走白巡撫黃家瑞單騎突出僕人有叩馬諫者曰主宜三思善自保君叱曰

爾何知揚民安吾元雖喪可也直入傑營曉以大義喻以民情傑慙且服曰向者別將楊成爲之即出令禁止且退舍以待越日巡撫黃家瑞兵備馬鳴騷推官湯來賀集議南城樓君馳往則數十百人持兵仗環觀聲詢詢或指目君君下馬就坐從容爲言城外事由楊成語未卒聽者亦不審衆亂升樓直前刃交下遂見害來賀撫慰之并誘致其渠魁數人白之史公誅六人斬三人頭以祭先生衆於是始悉其故咸嗟傷之傑聞君以已故見害益怒欲悉兵攻城史公旣正唱亂者法以好言喻君家不可以私讐而棄闔城之衆俾出書以止興平興平得書望城遙拜哭奠君而去城中仍賴君家得全先是史公亦薦君有淮南國士無雙之語得旨以兵部職方司用而君遇害已三日矣史公又疏白其寃爲請卹典國瀕於危未果下嗚呼君之見知於史公豈偶然哉高傑者曾爲總制王永吉裨將得罪將付法適君在永吉座壯其狀貌力請得



釋以是德君特甚孰知君竟以傑而殞其生也當君少壯時詩文風發泉湧書畫雜伎無不精詣談辭如雲見者傾心構別業城南曰影園四方冠蓋名流巾舄交錯其中往往觴詠極歡繼以饋遺繹絡於道園有黃牡丹開會者數十人既就坐各賦詩輒得百篇其他郵筒傳致數復倍之都爲一集君手定甲乙以番禺黎君遂球爲冠復隱其名以集示錢宗伯謙益宗伯亦首黎君于是爲作金壘復招至園出酒引滿手酌黎君并金壘贈之一時聞者傳爲美談人以君之家可復號鄭驛而聲名遠出又比之子真雖在巖谷而震動京師也初君旣魁鄉薦有兄子爲虹生甫及月家一嫗抱以前曰昨得異夢小郎君他日當與主同作忠義進士君怪之叩其詳不復言至癸未果與爲虹同榜爲虹即授浦城令擢御史巡仙霞關關破不屈死後君二年君以甲申五月二十一日爲虹以丙戌八月嫗之言又驗吾獨悲君忠義之心填塞於中而死

之不以其地寃且酷若此也或曰君平時所與遊皆豪雋有不肖者叩其門輒不應以此有銜之者乘亂煽言以惑衆卒至於敗君歿時年四十二有繼夫人吳氏側室程氏時年皆二十有三厲志矢貞後數十年而皆以節顯

張子曰余年未成童即聞揚州有鄭超宗先生以余之鄉先賢獲交於君者多如程孟陽黃陶菴其詩文往往有超宗姓名氏以故耳熟焉及來揚州得識君之孫嵩痛君志在必死不獲以節自盡而罹於荼毒懼歷歲之久而人或不自其心且至於湮沒也因流涕再拜屬余論著之余嘗求君之所以嬰禍者而不得其說則曰君名盛名者造物之所靳也取之過多天其或者以此稍挫之雖然亦酷矣

從祖參將公家傳

我張氏自宋南渡以來其宦學之最顯著者莫如萬曆朝叅政公



恒而易代之際能以身殉國兼報所知者則參將公抗大節於不  
朽焉公諱涵字凝之我高王父西郊公諱檣之孫曾叔祖諱燧第  
三子也母浦氏生母趙氏公少敏慧美丰容長而慷慨有大志讀  
書不屑屑章句弱冠補縣學生喜交天下豪俊工詩詞及書法俱  
翩翩道逸見四方多故時時有挽弧躍馬以赴國難之意弘光主  
立內閣大學士兵部尚書史公出鎮揚州開禮賢館延致人材遣  
從事姚某聘公公慨然就道既至史公與語愛其忠壯有謀授標  
下都司公條時所急七事上之史公用其四一曰留都南接荆豫  
北距江淮實當水陸之衝左師闖賊蹂躪楚中竊據上游已設墩  
卒水師九江安慶之間屹有金湯近聞翻山鷄及叛逆諸賊狂逞  
河北烽火驚傳淮安重地門戶江南咽喉漕道倘一震搖江南勢  
必騷動目前要著須發兵赴淮犄角堵禦止可以翼衛江南進亦  
可應援河北兼檄應撫移鎮京口策兵江上互壯聲勢使賊不敢

窺伺固淮安所以全江南也一金陵陵寢孤懸城外王氣所鍾關  
係甚大思患豫防宜共商勳府挑擇禁軍分地防衛一南人賦質  
柔脆內地類屬惰游獨沿海一帶人習漁鹽性多獷悍久貫勞苦  
技勇素著每遇強賊併力死鬪而流離坐困義憤所激怒目裂背  
措設召募呼吸之間良將銳師宜水宜陸洵可用也且好勇疾貧  
之流盡收勁旅付廉幹者統之朝訓夕練有事指臂相使足兵弭  
盜二者兼之一當今不患無兵患無餉盜賊縱橫攻城陷邑普天  
率土誰無忠義之心破巢焚巢共有身家之慮閣下發榜曉示文  
行府縣諭以時勢怵以利害道流寇破掠之慘切未雨綢繆之計  
留都安危與共安則良田美業久享其成否則有不可言者縉紳  
固叨國恩軍民亦蒙世澤感激宜有同心捐助不拘成數其有閒  
廢官員可代爲題請至巨商大戶亦復其終身各縣具文詳繳計  
在京文武各有流寓紳衿滿萬所助亦自不少以義捐之餉食新



募之兵便可支持數月徐議措給書奏史公亟行之即遷內營游擊未幾使以參將行事即命公捧檄募餉江南公勤所事轉餉至軍門史公慰勞有加 大清兵薄城下公分守北門適有餉艘泊高郵河阻兵不得進公將數百人接引之既達而城陷衆即時散公止城下慟哭入一民家登其樓以望自分必死兵踵至未敢害之無何一酋長至坐樓下命卒曳公下樓意將責以財物而釋之公大罵不肯下樓據其梯之旁欄而止曳者斫之罵愈力落一臂罵猶不絕而死時同邑有羅店人目擊之此人王姓後以告我父友符先生匡世先生語予如此其初家人莫之詳也以爲公平時以忠義自許必死難無疑顧不知死所耳公昔赴史公之召以家事屬我王父文學公王父行居二與公爲同祖兄弟友愛若同產公授職後寓書歸復屬我王父曰家中一聽二兄處分大丈夫不能報國當馬革裹尸耳嗚呼公之忠義出乎其性且知事不可爲

其志蓋素定矣公事親孝所生母疾甚焚香祝天刲兩臂自烹餼以進既已不可奈何哀毀骨立公於諸兄弟中最厚我王父王父醇謹如萬石君而公常懷班定遠飛而食肉之志然兩人者正以相濟事必咨而後行故公身後卒有賴於王父王父以三叔父縣學生敏中後公而養繼夫人唐氏終其身以公家貲散之羣從公之歿年三十有七時唐夫人年未三十叔達先生之從孫女也作苦自甘至六十餘能完其節以報公地下妾馬氏生一女嫁侯生至今存公昔在鄉里卹孤孀排急難人無不懷其德服其義者方公之募餉而南也便道抵家上塚祭告值海濱人奴殺其主延及數十里內大擾聚黨燒劫晝夜號叫之聲與煙焰不絕里中有姚氏楊氏者亦被殺掠公晨起方沐自捉其髮白之我王父相與謀曰鼠輩披猖至此爲地方大害幸吾家諸奴平時多以恩結不敢助亂今盍身率之鼓行而前先以義聲彼又未測我之多寡必不



敢抗且成擒矣公親督衆舞雙劍而進王父素儒雅亦能騎射見  
隔河觀者數百人抽矢去金虛射觀者觀者倒若崩山賊氣奪遂  
狂竄獲其四人正倡亂者時兵備副使鄭公某方以人奴亂來膠  
獻之斬其三以狗境內帖然至今人猶稱道其事其他不能盡知  
公所爲詩若詞手編一集三叔父曾持示余珍惜之甚叔父歿後  
遍索此本無有我伯祖五調先生往有集若干卷漫不收拾竟飽  
蠹魚之腹余早歲求之即不得見與參將公集同歸泯滅悲夫  
從姪孫雲章曰聞之禮賢館士有盧君渭材歸君詒二胡君如牲  
如瑾或以沉河死或以守門死或以戰死俱可謂不負所知得致  
身之義者矣而吾從祖之死尤慘且烈或者疑其未必然以爲公  
之死容有出於不得已者嗚呼符君之言豈不信而有徵哉以公  
之智豈不能脫身於艱危即當時從公行者咸得夜行晝伏匍匐  
生還而公之骸骨不收並無馬革可裹者時勢之窮志在必死以

報也余掇其大略如此當與夫盧歸諸君同上之史館附載史公  
後以圖不朽豈獨家乘之光云爾哉

工部虞衡席君傳

吾 甲洞庭東山之有席氏自唐武衛將軍溫始至故明太僕寺  
少卿本楨而益振席氏世埒封君力行善事太僕之名尤甲於吳  
中昔杜子夏有云富觀其所予席氏之推施率而行之未足異也  
當崇禎之季兵荒交訐太僕出白鏹巨萬糴粟以賑東則青兗南  
則吳越之交全活者不可勝數是時巡撫黃公感其事聞於朝得  
授文華殿中書後進階亞中大夫爵至少卿封其大父父如太僕  
之官由是席氏之世德在人名聞天下君太僕之季子也名啟寓  
字文夏號治齋母曰吳太孺人所生母曰延太孺人君之少也太  
僕背之吳太孺人又背之所得奉事者延太孺人耳延太孺人善  
持家保其貲以待君之成立又禮聘松江葉君者爲之師幾社名



流也君之學既得所本由太學生援例授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尋監督寶源局又奉命管理街道所司皆職務煩委君辦之整以暇潔已奉公又不足爲君難者雖曾以部中事歷任皆受處分君亦隨例鵠級然奉特旨留任知君之清慎而勤其官也先是平湖陸稼書先生罷嘉定縣居於家天下莫不知其賢君禮致之以訓二子而已實事事取則焉及官京師而陸先生以都察院蔚州魏公薦需次復館於君所及補真定之靈壽君爲之治賫資以行於是君在都閱三年矣聞同產兄之訃慨然以終養得請而歸君之居故在東山以其僻左曾奉太孺人命別卜宅於虞山之陽旣歸則往來兩地板輿畫舫優游怡愉極色養之樂陸先生以御史抗章言事奪職放還君迎之至家講學析疑推詳儒先之道要欲得人倫日用之最切於己者守而弗失即於二子亦不欲其以科舉奪志也陸先生前後館於君者十二年亦藉以緝成其所著今雖先生往矣其書之刊版流行君父子之功居多陸先生歿後其家至不能自存君以其家孫爲先生孫壻而時時周恤焉康熙三十八年春

上駐蹕蘇州欲觀五湖之豬畜究禹功之底定渡洞庭入東山僉言席氏園亭構自先朝地旣寬闊頗饒勝槩遂臨幸焉臣啟寓俯伏以迎

上顧問何以不來京供職巡撫都御史臣宋學代奏曰是以終養其母告回籍者

天顏爲之甚霽入坐廳事循覽良久手摘蕙蘭花一枝登御舟山中民鼓舞歡呼以爲此山得邀

聖主之一顧蓋振古未有而尤相與慶席氏之遭逢也君之告歸年未強仕當宣力天朝共勳盛治而

皇上以錫類之仁俾君得遂其將母之志推君孝心之純至即一



日之承歡雖三公豈得而易之哉迨太孺人年八十有五而君年亦五十矣太孺人乃背養君於禮可不致毀而猶極其所以自盡者又能謹持之不至於過然服闋甫二月而君亦已不起矣君之配曰吳孺人國子監祭酒諱偉業之女子二人永恂貢生候選教諭前席貢生候選內閣中書君之在鄉里設義學義倉兼資教養遇凶祲則煮糜食之施藥物給棺槨則歲以爲常其修族譜置祭田則尊祖合族之意也君之友又有嘉定侯君大年太倉周君懸著皆敬禮之終其身又館置其子於家非獨於陸先生有終始也其於學者有雕本十三經十七史行於世又輯唐詩人百家付之梓於是世之人讀席氏書者爲多其教於家專務實學敦善行於時下詭遇遽化之術臨歿猶諄諄垂戒不置以故不獨其子之賢也乃諸孫振振且十人焉其立志邁俗發名成業者蓋不少云贊曰余昔過洞庭東山見所謂武衛將軍廟者巍然奉祠於山中知其子孫之賢者必多矣旣得交於虞衡君蓋樂易退讓君子也乃其中持守甚嚴莅官舉其職事親左右無違交友必端而陸先生之道尤得君而益彰後之君子觀其友可以信其人矣其世澤豈獨垂於東山也哉

### 松園翁傳

松園翁姓張氏名輔仁字文萃松園其晚所自號也舊爲吳江之吳淞里人父國鉉遷居郡遂入籍長洲家世雄於貲翁尤慷慨好施與幼時遭歲饑有粟十餘困其家思所以守護之者翁曰曷不減價糶以濟人父奇其言即減價半不二日而盡後至者以爲悵旣成童涉獵書史慨然有烈士夫風

先帝時江南仍明之舊有操江之官以鎮安慶翁有族叔爲其書吏疾篤以子屬翁曰吾無所留貽只一吏缺耳非君不能辦此以養吾母成吾子活吾家衆言畢而沒翁以受托不得已就職之日



垂淚而入操江宜公見翁儀觀甚偉曰子非爲吏者心甚異之久而益委任焉

今上之初罷操江以兩江總督統其事闔府之吏盡歸焉則又事總督郎公公之初見翁亦如宜公言翁爲人慎言行于所當爲勇爲之有不便陳其利害必匡正而後已以此每得敬禮代郎公者麻公也翁故所司專在章奏麻公至一出翁手不更增損一日章已上夜將半翁忽思有兩字不安急披衣至轅下使門者傳某人將白事門者初甚駭翁曰但如吾言傳入無妨也郎公急起翁告之故謂須選人騎急追之如其言得改定公以爲盡心任之益專京口駐防將軍以尅減軍口糧士卒大譁事聞麻公以不覺察當落職辦章雖上公猶不自釋尅日戒其下以待謫去翁曰無庸後六日當得 溫旨留任已而果然翁用是盡麻公任得以力行善麻公去阿公繼之委任如向三公松江知府魯某以材能著稱被

荐魯廉知其出自翁思欲一見將厚貽之使人道款誠翁曰早知其然則公之薦爲過矣其不自私又如此時歷事久彌厭苦之而不得辭舊例以名上吏部者謂之京制京制滿五歲則就部考選不得復留翁以此辭阿公阿公爲之墮淚而送之前後歷二十年族叔之子旣長能任事翁爲注其名而歸之初翁寓居鎮江順治十六年其城爲海寇所陷旣克復縱掠至第三日翁即所寓洞開門堂使弓矢皆插房懸之左右已則戎服坐於前從者皆鞞袴握刀見將士掠婦女過門者呵之曰止爾不聞督府下令乎對曰無之曰吾早見之奈何不奉命將士皆愕貽或連綴數人者皆解其縛或抱置馬上者即推之下然猶取其衣飾以去後隊至者亦復如是遇酋領之黠者或有難色翁即以好言動之婦女之隨以戚屬者翁使之稍出貲財其無者或自以白鏹與之旣皆得釋亟欲還翁曰不可汝以爲真有令耶汝前往即不復能逃矣吾此邃深



且潛伏焉彼不敢入避者填室近夜翁曰可以行矣相與稽首號泣而去翁之行善多此類其他急人之困脫人之厄撫人之鰥寡不可以數計晚年一以委其子士俊士俊名在太學不應舉有能詩名遍交四方之賢士大夫翁頗喜曰吾可以無憂矣爲生壙於太湖之濱曰查山面對湖中六浮作六浮閣以臨之秀水朱檢討彝尊最與士俊投合爲之作記旣沒而葬于此睢州田處士蘭芳表其墓吾郡韓尚書莢爲之誌銘士俊復屬予爲之傳以傳示子孫其載在前文者不必道也

樸村子曰漢唐之世刺史觀察等皆得自辟從事卽爲王朝官勲名著青史者可勝道哉近代制有所限雖有才賢沉於下僚矣翁以好義之故不得已從事二十年殆所謂吏隱者乎以翁之宅心厚而優於幹理克之以位何所不至哉惜乎其止此也故明時有馬勛者爲巡撫胡概所任歸震川先生爲之傳其行事略相類而不及翁遠甚予文則瞠乎後矣然掇拾其一二以傳示于來茲覽此者亦足想見其人云

先姑金孺人貞節傳略

嘉定諸生金君洽之配張氏爲吾祖父文學原脩公第三女繼祖母李孺人出年十七而歸於金歸七年年二十三而寡金君少病瘵兩頤垂垂若有物實之蓋病所癥結處也平生極賓禮吾姑至是病篤姑心知其不可爲矣不食者累日欲前死家人輩相曉譬百端復進溢米而金君卒以不起矣姑所舉男子子三其長者方與案等幼則呱呱懷中而是時余祖父母尚無恙咸曰吾女則可以死矣顧此三孤在奈何居歲餘迎姑歸祖母多爲開說古今常變事姑起且謝且泣曰孀告誡良然但女自爲兒時孀志則已識之矣女之不幸命也今後非時節告奠請不復數數號泣以生外嫌祖母心然之越日具以語雲章曰吾聞之汝祖寡婦不夜哭其以



此耶不然者老人即死何以瞑目於地下姑既喪三年盡斥其嫁時服飾之鮮好者不施膏沐御內外一以嚴肅自持望其貌而凜如動止言笑未嘗有所苟宗黨咸屬目歎譽以爲世無有也姑方辛勤朝夕督教三子延師課詩書冀其成立嗚呼孰謂今年余在京師家書來姑以八月三日竟死矣姑之行義概之於古刻面顰耳書扉還尸者特其所處有常有變耳姑豈弗能哉先儒歸太僕論守貞沒世爲中庸之道以爲迫於一旦必出於死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者是乃可以死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信然也則吾姑之嘗以不死爲言不死禮也其所守如是則誠中庸之所難能也或有以吾姑之寡僅自癸丑以至於壬戌十年耳此猶未足爲難者不知女子之守貞難其於豔陽桃李之時而獨挺蒼松翠栢之節過此以往雖百年何有乎嗚呼吾姑之所以慰祖父母并以報金君於地下者其在是姑平日事其舅金翁及其祖姑繼姑盡孝而有禮祖姑尤愛之如己女金翁寬厚長者乃其長子不習於學好佚破其家侵及三孤之貲亦幾盡金翁弗能禁姑卒不以言賓客之至翁所者長子若弗聞知姑爲脫簪治具此皆常情所難者吾祖祖母歿姑哭之盡哀哭吾父過時而悲諸兄弟及兄弟之子愛敬撫教逾常等其於家政出所指畫悉合矩矱嗚呼姑今其已矣生不能築懷清臺歿不能表綽楔於閭里其不死吾姑而暴其節義於天下後世者庶幾望之立言之君子雲章雖弗文敢不次其大略以竣

貞節婦王氏傳

貞節婦王氏名蘭上海縣學生暹之女母陶氏嫁李輔世嘉定人余外大父中書公諱允新之孫母舅文學明揚冢子也節婦之大母錢孺人於余外大母爲女兄吾母嘗述外大母之言曰吾姊蓋孝而秉禮者節婦之母又以賢淑著故王氏門內之行甚脩其女



不欲輕許人既兩家皆中落各擇配良久遂以節婦歸輔世時年二十有五既婚二月而舅姑連喪又八月而輔世亦病死節婦號慟求死者數矣念有二小姑不可捨因辛勤勉勗寤處與共以俟其嫁輔世有二弟一曰名世亦既娶婦節婦乃歸於王父母謂曰貞之與烈孰難女志行甚堅盍守貞以待將必有嗣汝者節婦淑慎婉嫕而剛明內斷人皆知其不可奪志節婦有兄食貧而多子不自聊節婦朝夕力作奉父母善紡績其紡尤倍人十指所出常有餘父母年老恒儲棗栗飴糲之類以悅之疾病藥物非手調不以進扶掖未嘗去側病篤買棺內外易含斂之具不以豫凶事爲嫌曰吾兄貧甚吾又一弱女子恐卒卒不能辦也父母既殯節婦曰吾李氏人也不宜復留此即日還於李名世見其嫂貞且孝如是曰吾遭家不造此其爲李氏之吉祥乎事之如母妻朱氏事其如亦如姑節婦安焉顧李氏之田廬已盡僦屋而居操作佐之名

世爲其弟娶婦家益困游於京師五年客死焉節婦哭之曰吾竟何所依乎益自悲兩目遂不見物名世亦無子名世之弟舉二子節婦取其一爲後顧二娣不能諧節婦恒直名世之婦而常善處其間余夙欽節婦以節婦年漸高而中表舊戚方經紀其家因名世之幼女求一見焉節婦曰吾甚願見今李氏之叔無在目前者以此爲嫌余曰然後又過之節婦乃出以兄呼予而不以伯蓋世俗表兄妹猶得相見故也其容肅而恭清而靜其言婉而莊順而有條剖別二娣曲直無一語不持其平予詢以王氏群從曰雖兄弟之家吾不能復過之吾夫殯在此吾死此矣節婦既瞽其紡不能倍人猶日作以自給疾亟終具皆自飭謀所以葬輔世與已之合焉者尤備其歿以康熙四十二年九月某日年五十有六孀居者三十年保貞守潔秉義循禮不激不倚合乎中道難矣哉所居曰厰頭厰頭之人無不嘖嘖歎以爲世所無有也董孝廉德其清



慎有學行君子也從上海來遷其居相比一隣媪爲言節婦生平甚悉嘆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信哉然所行如此其女中之聖乎贊曰余聞王氏旣許輔世之婚當告廟致齊之日剖一魚越宿而獻之其魚忽躍起尾擊其豆間二碗碎之見者愕眙以爲此殆非祥也由今觀之節婦雖遭此閔凶然死而不死矣兆固有先見者哉其豈得謂之非祥也乎嗚呼節婦所行豈特婦人之所難王氏祖宗固歆聞而預告之矣亦自露其靈爽也哉

魯烈婦傳

魯烈婦者娼家婦也其姑娼也其姑前夫之子婦亦娼也烈婦姓張氏婁縣之洙涇人夫曰魯祥祥父魯屏烈婦之父爲養子於魯負屏錢屏取其女以妻祥屏死其姑前夫子陳姓者居楓涇常往來祥家見烈婦美而少與祥母子計給至其家誘且脅之使爲娼烈婦號泣求死楓涇人來問故咸欲毆陳與祥祥乃以母妻歸母

故溺於娼又聽陳之計謂有厚利時時誘脅烈婦者百端不聽乃絕其食飲予以箠楚寧死不爲動唯務紡績曰吾十指所出足以養姑所居數椽人罕見其面惟善隣母葉媪嘗語之曰此事豈人所爲要當一死決不從也初還自楓涇其婦呼至家居半歲復歸於祥烈婦泣謂父母曰兒此行惟有一死死分也姑老矣夫甚貧幸勿致之於獄旣歸祥母子脅之益急自度非死不能免所居後枕秀州塘流甚駛跨其上者曰萬安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九日夜烈婦啟後戶赴河流死矣或曰是日祥母子復劫之他往或曰有持金陷祥者祥母子必欲污之烈婦知其謀遂死死八日不得其屍忽自浮出仍在橋左衣上下百結顏色如生土人環聚嗟歎有泣下者相與上其事於有司太守龔公出錢葬之萬安橋左原將葬去死之日五十日矣棺雖蓋而未闔其父母復啟視之顏色猶故也一時會葬者千餘人莫不詫爲絕異士人爭爲詩之以美



其事太守立碑旌之烈婦名登死時年二十一  
贊曰婦之生可謂不幸矣處羣污之地卒能潔其身以死嗚呼見  
金夫不有躬今之男子而婦人行者何可勝數哉以一娼家婦守  
正不惑經百折而不回豈非羞惡之良知不汨沒於習染者有如  
是耶彼夫讀聖賢書而嗜利無恥臨小利害即不惜回面污行者  
觀此亦可以知所愧矣

附徐烈婦

魯烈婦死後越兩月海濱人病疫有徐烈婦者其夫徐俊亦以疫  
死不能棺殮里中人有願爲制棺者顧其俗男子死爲出錢以殮  
則必取其妻性徃肉未寒而劫持以去烈婦心傷之堅不許烈婦  
無子有四女以其次爲萬氏之養媳得錢以殮則俊死已五日矣  
勸烈婦改適者皆誓死以謝其夫有族子稍稍迫之烈婦遂截其  
髮有周已者以厚利啗烈婦之母母爲心動欲奪女志已謀之蓋

力時時往來誘脅烈婦辱罵之母亦怒女之不從也潛出就已欲  
成其謀烈婦之女知之以告烈婦知不免佯謂其女曰吾母無是  
也吾行與吾母自言之即鎖戶出女信之亦他徃烈婦復入闔戶  
自經死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去魯烈婦之死一百九十有七  
日耳烈婦張氏居上海之川沙北與魯烈婦相望於百里內豈其  
聞風而興起者歟友人焦素熹等記其事遂掇其言附見於此

蕭烈婦葛氏傳

蕭烈婦姓葛氏父某嘉定人年十六嫁爲同邑蕭氏婦其舅中某  
科武舉夫某婚二十七日而亡烈婦年今三十有二矣抱其伯氏  
之子爲子伯蕭慶儻蕙無行父死盡斥其家產而烈婦勤紡績以  
養姑頗贍給焉今年五月竊烈婦所藏木棉花及他貨財不自足  
計必遣之他適則不惟悉有其貲而且得多金於後夫里有申姓  
者慶數徃謀焉欲得烈婦所延塾師訓其嗣子者陳某爲之媒陳



搖其手曰曾謂此婦而可奪志耶一日使申盛酒饌托以他故邀之至至則將欸之白其意陳旋起走出不顧時已別有爲之媒者即定計將以某日行事烈婦知之設祭拜其夫并告夫之先世即日自沉於淵以死烈婦平時至孝姑哭之死而復甦者再葛氏之屬及里黨具以其事白縣縣鞫之陳亦與焉縣問曰汝云何陳知其受重賄曰將欲某直言耶縣曰自宜以直告陳具白如前且曰婦之烈人所共知也若昧其心而有他說則不敢縣利申之賄并蕭慶不問里黨以烈婦徒死而不能殲其兇乃其節孝宜獎也重列其事爲之請蕭慶者面麻里人以慶麻呼之縣大批其牘曰將置蕭慶麻於何地耶嗚呼當綱常淪棄之日貪污者方肆行於上而莫之忌一婦人獨能守正不回從容赴義如此豈天地凜凜之氣獨鍾於女子耶邑之人甚憤焉遠近聞者莫不悲痛至有爲泣下者余奮筆而志其事康熙五十年之七月也

### 潘貞女傳

貞女潘氏父瀚六安州人與今吳江縣教諭夏君聲同爲州學生交最善教諭君中康熙科舉人潘君將次歲貢而卒女初生歲始周許字教諭君之仲子思謚潘君之卒女未十齡也母杜氏撫之及笄靜貞不苟言笑教諭君爲子請婚筮有日矣夏夫人忽以疾亡思謚守禮三年不娶又以哭母哀毀服旣闋疾深矣竟不起潘母將臨其喪女意欲從徃面發赤言不能出口母知之尼以他語女入戶良久易衣投繯椀柶間家人驚救母適歸氣息僅屬目上視不能語至夜半逝矣嗚呼女之秉貞志烈如此與夫夏生之孝人蓋兩難之余甚悲焉因爲之傳以紀其事

贊曰禮之行於古者如未婚有吉日而或兩家之父母遭喪則許其免喪而別嫁及別娶又未廟見則歸葬於女氏之黨此二者不可通於今者也至于壻死則斬衰而吊義之所當出乃旣葬而除



之以其未成婚而禮從其輕示得別嫁者不責人以所難也然則有人焉能矢志不改先王亦未必不嘉與之矣制禮者欲以中道律人故於此不設防限耳潘女之貞烈真能行人情之所難哉州大夫許其合葬豈可以非禮議之若夏生者三年不娶固禮之正服除而病亾亦不得比於不勝喪尤足見教諭君之教子以道矣嗚呼世之滔滔豈易得此哉

### 雙節傳

雙節沈氏章氏姑媳也嘉定之中槎里人嫁同里李氏皆以農家子知禮義沈氏之夫士榮士榮子逢春章氏夫也沈年二十七而寡章二十有六而寡當士榮之亾父母俱存伯叔以下數人沈氏朝夕作苦以給養之經十餘年死喪相繼其存者繼姑前夫之子既有室割其田房之半以去而士榮有同產妹一人適張姓喪其夫復來歸招一壻於家值逢春之亾章氏妊纔四月以爲無子將

肆其吞噬屢逼之嫁章氏誓以死殉隣人曰彼方妊俟其產而他適不亦可乎已而生子元其祖之妹嫉之甚數乘間思有以中之其夫常以好言勸止不聽也婦姑二人係抱不釋手亦不出戶如是者三載乃免久之彼方釋去二母辛勤鞠育冰蘖互齧旣長延師訓之稍稍知書便令力穡二母益勤紡績佐之內外事無巨細姑以謀諸婦婦無不承諸姑生計頗復植二母性皆和厚當其糶粃隣有以急來告者家之所有必推與之至是恒節縮衣食以周人之困元亦深得二母歡向者其祖之妹甚失所二母相與語曰彼固不仁吾當忘其舊惡且念而祖之同一體也命元給之膳其沒也則葬之親戚之以婚喪告者必賸問如禮或邀以內宴則曰吾兩孀婦雖不爲人憎寧當與歡會乎必以他辭無往章氏先其姑歿年五十有七沈氏年八十章歿之前已有二孫曰吾復何憾但不能終事吾姑反使之抱哀耳沈晚年耳聾復聰眼眊復明無



疾而亾戒子孫以孝敬又謂元曰吾與汝母皆可報汝祖汝父於地下矣時康熙之十八年也初逢春早世將祔葬祖墓昇棺未達昇者折其木棺墮地喟曰此人無後地何論吉凶就其所掘深而埋之後有術士眎其祖墓絕地也及引至逢春埋所曰賴此可發丁詢知其故因拊元背曰此豈非天意耶至今元子若干人孫若干人

贊曰余嘗過中槎之里中槎者舊傳爲博望侯乘槎之所其水有上中下三槎云吾家宋南渡始遷之祖亦居中槎浦上族之聚處者至今多在余每訪之徘徊不忍去其土人爲余言李氏雙節事甚詳旣乃識其子元又得吾友董孝廉德其所爲閩範傳書其所採緝合之士人言皆驗反覆其詞三歎不置蓋皆以盛年守節之死不渝難矣而又合志同操婦姑若一零丁孤苦砥礪彌堅卒能植遺腹以至於繁衍嗟乎寧非世之所罕哉舊令聞侯增修邑乘

授簡不得其所載往往失實獨此雙節爲最核後之君子可以徵信焉

### 唐孝子傳

唐惠疇居嘉定之南城毋目雙瞽惠疇每早起則跪而舐之如此者十六年一夕夢至一處樓臺亭觀園林卉木若仙居然一人指園中井謂曰子欲子之毋目復明盍取此水洗之惠疇欣然即挈瓶取水俄有一虎從旁撞惠疇水垂出井而汎之惠疇放聲哭旣覺而猶哭因思神旣教之或者不必仙井亦可愈乎即於嘗所汲者向曉亟往取之一洗而目開毋目復明者十餘年而歿殯葬之皆極盡心焉諸生上其行於學使者顏其廬曰孝同盛彥

### 浦開之傳

浦開之名同倫先世崑山人父涵珠曾與蔡忠襄公懋德爲友結納多名流晚而僑寓嘉定歿不能歸生三子遂爲嘉定人開之其



次也少孤露負甚給事縣庭以養母兄弟皆資焉有二妹撫之以  
嫁皆出開之母得所養具酒肉時時呼兄弟共樂之母病剖股雜  
藥以進母旋愈或語開之毀肢體非孝之中道聖人未嘗以之立  
教開之悚然曰某見背先人早未嘗學問幸先生教之里黨以其  
療母有驗謂誠心所格欲相與上其事有司請依成例旌其門開  
之方自責辭之力乃已遂購書史閱之母歿哀毀悉如禮時時號  
慟至不忍聞隣人稱浦孝子經營兩世之窆穴不欲分委其兄弟  
人有稱之者曰吾分應爾何足道父母忌日思親之淚泫泫下數  
十年常如是年八十五有子淑亦善事之

上南巡舉養老之政屢受粟帛之賜無疾而卒

贊曰余友歲進士王君度每爲余言邑之孝者必數唐惠疇浦開  
之至言開之以爲孰識其人鬚髯戟張類河朔俠士不意其內行  
之敦如是也考之縣人皆信人之稱之者皆以其字二人遂以字

行嗟夫事父母爲孩提不學之天良自民德不歸於厚而所厚者  
皆薄余嘗欲采史傳中孝親之事特爲一編以與世共警勵焉  
況在同邑見聞所及者可使之沉泯乎余是以掇王君之言著於  
篇



樸村文集卷十四

墓誌名

菊隱陸先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也經學之傳失也經學之失傳世無真儒以爲之師也古者通天地人之爲儒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莫不該貫於六籍學之者有以知夫道義之全體事理之當然以至名物象數之間莫不究極焉而有以考夫然以之授業解惑爲大師爲都講群學北面而宗事之非虛也已後世溺於舉業家言用其至淺陋之說以取世資而干祿利經學之傳似存而實亡先聖之道之泯沒於天下久矣吾邑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今之大師都講也先生爲嘉定之新涇里人初就傅即知向學塾師授四子書節略傳註先生默識其餘不遺一字既長取十三經註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橫豎鈎貫寒暑晝夜無所間



嘗夏夜酷熱斗室中蚊聚如雷同學者造先生先生方危坐讀儀禮執筆丹黃汗流被肘呼之不應因前勸先生曰鬱蒸如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方是時明之末造黃陶菴先生以文章模楷天下邑中儒先皆節義磊落經行修明通政侯公廣成時以宦遊去其鄉有弟曰雍瞻先生與通政名相埒有子曰元演元灑元潔陶菴有弟曰淵耀以及夏先生雲蛟唐先生全昌相與結爲直言社人置一冊日必劄記其言動與所學之有疑有得相見則出以相咨考不以闇暗自欺不爲軟媚之談以相取悅而先生師事陶菴勵志尤切社中諸友咸敬憚焉陶菴嘗品其及門曰翼王以敦篤之姿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苟一言之不合於道一行之不得其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都忘甚至泣然垂涕吾黨之能受盡言未有如翼王者也其見稱如此明亡兵至嘉定城陷之日陶菴以下相與抗節致

命其存者惟雍瞻與先生先生少時亦師雍瞻兩人者以爲可以無死號泣去之相保於鄉之厰頭雍瞻以其孫檠及開國受業於先生居無何雍瞻亦被逮逮急時先生念巢傾卵覆師友之誼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急排其闥挾檠與俱且視所藏書有侯氏先世及廣成父子之遺文與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數十束載小舟潛去間道入越中旋聞雍瞻亦以死殉位而哭事平乃與檠俱返而侯氏家集亦藉先生得完先生脫去博士弟子籍分將潛深伏澳以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念已於前朝未有祿仕出亦無害而以貧故餬口四方亦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海公乾學力趣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寧王公弘澤皆虛已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焉先生所主旣皆海內巨室大家發



其藏書益資閱覽每擁皋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撤門人侍側者欠伸思睡先生取其所業反覆詮解朗誦數過無不蹶然起又徃徃遍借異書手自繕錄腕脫不倦積多至千卷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京先生念異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既棄諸生不欲違初心召試詭不入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敢獻然先生輩三四人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二十一年大治余公國柱巡撫江南延先生爲二子師先生自講誦而外語不涉私顧吳中有大利害必一力陳無所靳頗有助於興除余公治吳有聲內召以都察院復邀先生偕入一二年遂參政府所舉措漸不治衆望先生年將髦重聽甚絕不知外論云何顧時對余公侃然方格進迂闊語既

而過所知言曰吾主人位冠人臣來者多耳屬而語似不爲流芳事也將辭之南下余公遽以劾罷復留徐公所期年而歸先生前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慮不可得海內名人魁士咸欲就先生質經義

今天子嚮意儒術甲子乙丑之間累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實欲考其所從出或時被顧問懼不能對咸退一詔先生先生爲具道某書某事輒舉其詞與其首尾即檢書以驗無一悞者人各如其意所欲得先生德成行尊士大夫相語徃徃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先生對客樂易可親而嚴凝內持雖卿相之尊視之不過如平交而吾吳中如故相國宋公德宜徐公元文侍郎葉公方藹及原任尚書今徐公乾學皆以兄禮事先生先生終無所讓東脩所入大半用以購書在京師有書數千卷力不能致之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



年生平未嘗妄取未嘗假貸既歸貧不自給復館徐公家然以年力漸憊不能客外乞所代輯書以歸雲章往視之先生殆病矣猶矻矻事編纂不少休語雲章曰余於書有所未卒業者若干種與志所欲爲稍稍裒聚而未編次者今老矣子能爲我續成之乎雲章唯唯縮蹠而退時雲章亦館於徐公家先生病亟時以相國之喪不克還視先生比至而先生易簀實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四日也先生子宗維方客京師向所受業者侯君開國迎雲章相與慟哭經紀其喪發書報徐公賴其賻以殯殯之皆以禮題其銘旌曰清徵君前文學陸荊隱先生嗚呼先生已矣學失其傳人喪厥師豈獨吾黨之私悲哉先生於師友之分最篤陶菴既歿圖其像懸之室晨起必肅揖言必稱先師搜其遺稿於劫灰之餘而梓以行世其周旋侯氏之難而保雍瞻一孫於流離瑣尾之餘皆人所難者學本陶菴而晚益克實不雜佛老博綜子史惟欲資以發明經

訓有所要歸嘗與友人書謂六經千聖之道法四書六籍之精華當循序致精一一返諸己自早年以存誠主敬自勵至老而自強不息有得於濂溪所云學聖以一爲要者期自寡欲進於無欲以實踐斯語又論明代理學以方正學薛文清胡敬齋羅整菴爲正白沙之後流爲甘泉陽明之後流爲龍谿近谿泰州卓吾山農心隱狂瀾既倒迴之者惟無錫高忠憲顧涇陽東莞陳清瀾閩中陳仲好武水陳幾亭數賢至若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併驅伏羲以來諸聖賢俱入二氏尤無忌憚後有真儒火其書可也嗚呼可以知先生爲學之大較矣所著有十三經註疏類抄若干卷續經籍考若干卷明季爭光錄若干卷菊隱紀聞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嘗欲輯本邑文獻未有成書又經籍考雖經編次而欲重加論列以續馬端臨之後此先生未竟之志也先世本姓王氏高祖自太倉徙居嘉定曾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祖繼魁父昌期廣東番禺



縣沙灣司巡檢。勅授將仕郎。妣秦氏。先生奉二親孝謹。居喪遵  
朱子家禮。將仕粵。有勲績可紀。先生列其狀。言之彼中之修統  
志者。得載名宦。夫人錢氏。子男一人。即宗濬。監貢生。先生命復姓  
王氏。二女。適蘇世才。錢繼序。孫男三人。允恪。國學生。允恒。允忱。尚  
幼。先生門人爲達官者數人。其在嘉定者。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孫  
君致彌。及侯君開國。最知名於世。先生之歿。侯君爲之狀。而二君  
者。相與屬雲章。以墓中之文。雲章少未獲執經於先生。旣壯始見  
先生於京師。先生袖其所爲文。徧告所識。曰。吾邑奇士也。將適江  
南。幕雲章。送之以序。先生已命駕亟下車。走蓬勃中。攜此序以示  
故相國徐公。公閱之。竟曰。子之鄉故多人物。遂館置之。雲章實未  
嘗以一言請之先生也。其好獎借後進多。此類。今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卜葬先生。雲章其敢以不文辭。遂序而銘之。銘曰。  
維膠作邑。五百祀始。以文鳴。媯。雖子。項瘡。先生自崑徙。弟子就學。

安亭。淡寥寥。歐曾有續。似厥派。演迤實清泚。婁李唐程連鑣起。繼  
以陶菴加卓詭。早年入室先生是。腹笥便便克經史。尤精六學躡  
孔軌。博存諸家別臧否。構問通難發微旨。友教卿相師傅士。世稱  
鴻儒數練水。詔書徵辟加祿仕。先生狷志不失已。出幽升高非  
所喜。老衣儒衣歸鄉里。述作煌煌羅萬紙。有欲求之道在邇。

鷗翁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道深。字公原。晚號鷗翁。宋祕書丞恕之後。由瑞州高  
安縣遷北通州。明初諱俊者。以同產弟都督同知某累建軍功。陣  
亡。無子。授其兄山東都司成山衛中所正千戶。君之八世祖也。後  
子諱貴。又以從征交趾功。調南直隸金山衛守禦南匯中。後所世  
襲實授正千戶。南匯地屬松江之上海。遂占籍焉。五傳而至君之  
祖諱某。俱食武德將軍上舍祿。世父某。軍政考選掌南匯所印。父  
諱撫治。補金山衛學生。始與其羣從兄弟及族子。發憤爲詞章。由



是其兄某以明經佐藩府弟某姪某相繼舉孝廉文學君於學爲最優亦最有聲不得志以諸生老焉惟時時助其兄緝戎政築城堡及上備倭條議事載郡志其自著有來復居集妣楊氏生君幼而警敏讀書數行俱下文學君喜甚曰是兒必成吾志適丁世難奉有舍人輓漕之令家日落而中表李士材先生以醫術傾當世文學君謂君曰古有言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汝盍改業從李先生學君遂奉命往既二年盡通其術李先生歿人知君爲先生高第弟子爭趨焉名隱隱起海上康熙三年疫大作晝夜療治活人無筭而是時猶歲苦踐更轉徙無寧宇十三年始除官舍人役乃還葺南匯又四年遷居邑中以便四方之來謁者君一日忽癰腫其背按之堅於石高五寸許其疾得之憂勞法當三年後潰則不治至秋感寒熱夢神人撫摩患處覺而遽平復蓋天生之以濟多人者也人有危疾若在諸已賢愚皆視如一貧者輒資給之一商人

客樵李貲既傾矣而病痿匍匐求治君爲惻然舍之蕭寺時一往診飲食藥餌皆取具於君兩月而愈復計其還家道里而資送之君之施德於人多此類其治病決生死如辨白黑方藥所經驗不可更僕具在診籍閣學王公揆視學政兩浙夫人宋氏病良久更數十醫不能效外舅相國文恪公遍訪國工乃卜延君則吉君過之曰病深矣藥不百劑夙疾不去已而果然君之治難療之症則如此其他輒以一再投劑人無不立起者故所至皆驚歎以爲神君口稍吃然與人言必洞見肺腑議論滾滾可聽諸公貴人皆樂與君交下至擔夫牧豎無不知愛君者二十五年知縣事史君某舉君鄉飲賓二十七年君之子貞吉舉於鄉君之教子一不以世俗所趨者惟去華就實彊勉爲善爲兢兢焉即其子得雋之日君在他所貽書戒以勿自喜益務學以成祖志貞吉再上春官未第而歸君屬疾稍亟貞吉愀然君曰得喪命也年壽數也我不爲是



戚戚矣。君晚而名益廣，馳驅江浙間，無煖席，先是哭其季子，得曾  
膈之疾，至此以勞頗耗中氣，疾復作。家人輩勸少休，君曰：吾非好  
勞，顧人有求而拒之，是傲也。膜視其疾而不之救，則忍也。傲與忍  
吾所不敢，尤不安也。貞吉奉君養病，戒門謝客，君時時呵止之，稍  
間則駕舟車一出，以塞客之請，彌留之日，已命侍者具浴罷門，有  
就診者，貞吉謝弗通，君知之曰：是人吾老友，亟命延之，入為切脈，  
定方如平時，但令門人代書而已。客別無何就枕而瞑，嗚呼！君濟  
人之志，可謂至死不衰者矣。君自受學於李先生，炎黃岐雷越人  
淳于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公，無不探其奧旨，而尤會於立齋薛  
氏，然神明變化，捷於轉圜，立方案走筆如飛，求者環列，頃刻罷遣，  
人人各中其病，所在亦各厭其意而止。於瘡痢等疾，製藥丸廣施，  
歲秋率以為常，門弟子日進受讀，解驗不離古方書，而具以心所  
得開示之，成就甚衆。所著有症脈合參、傷寒探微、醫案心印等書。

若干卷。君性孝友，仁於三族，事文學君及母楊孺人，生則盡養，歿  
則盡哀。歲時享祀輒流涕，同產弟有痼疾，攜持保護，三十五年無  
倦色。女兄弟三人，皆養之終其身，長姊諸甥婚娶，皆出於君，其仲  
之夫頗生貴，作勢凌君，以不堪及姊寡無子，君加恤焉。葬其世父，  
而時時周從，兄之匱乏，曰：吾以慰吾父於地下也。歲所入輒以散  
諸親舊，鄉里之冬無溫，夏無幘者，悉製以給之。歿不能具棺槨者，  
量予之直，邑有吳淞江春申浦環帶支流，若百足，君倡率為橋梁，  
舟楫以通往來。君年六十時，辭親賓之介壽甚力，舉其費施之，負  
者而自以扁舟放浪湖山，越月得詩數十首而歸。君好吟詩，援筆  
立就，夸曠瀟灑，類其為人。晚而自造生壙，旁構一室，雜植花竹，顏  
其處曰亦吾廬。蓋將倦而歸休於此，然地在故居匯之北，去邑治  
遠，君身為名累，歲不一二至，賦詩曰：黃花籬下迎人笑，老去求閒  
不自由。聞者以此想像君之大致云。君卒於康熙三十三年五月。



十日享年七十有三娶鞠氏二子長即貞吉次堯祝早卒女一適沈某孫男一人夢金尚幼君蓋晚而得孫語貞吉曰兩世係此一兒益務畜德以培之孫女三人卜葬以某年某月某日貞吉狀君之行以來泣且拜圖所以不朽君者余謂君之醫乃古之史官傳方伎者所必不遺也其行則今之學士大夫有愧於是者多矣余其可以無銘銘曰  
東海之濱南匯之陰蔚乎松楸下有窳窳生抱其術以活斯人歿遺其祉興子及孫生不遑息有廬空存歿而歸安永此千春吾銘其藏久而逾新

誥贈徵仕郎行人司司副喬君墓誌銘

徵仕君諱豫字介先姓喬氏先世山西襄陵人大考諱某始遷揚州揚之繁富甲天下大半以鹺爲業喬氏之來遂以其業著於揚考諱某中更興替至徵仕君而復大振然士大夫之稱君者非以

君之能振其業也君爲人愷易和樂煦煦惟恐傷人意雖久與之處未嘗見其容色有少忿厲者爲善常若不足力敦孝弟妻子奴婢皆欣欣相得妣某氏同產兄弟七人君少習於儒旣通其術矣君之考晚而多病家頗中落勢不能專一思慮以尋行墨稍稍挾其貲學廢居江楚間歲餘所贏得過當遂歸復理其鹺業日克月拓君考賴君以安兄弟咸資焉侍親之疾與其孺人郝氏中夜常不寢旣歿附身附棺之具罔不盡心備禮撫教幼弟篤愛之恨不及其成而早世其上兩兄相繼歿往往撫遺孤長慟行路之人咸爲之太息急人之艱困不翅在己苟有求必厭其意以去於昏喪之不克舉者尤悉力贍周之無倦色嗇於身而儉於家舉世俗所標飾於外者一切斥去弗事晚更自號曰樸園教其子以詩書禮義自淑兩爲歲貢生一候選行人司司副一候補光祿寺署正而君得



誥封如其子之官。然章服所錫拜受而外不一御也。居嘗好舉馬伏波之誡。兄子者以示訓。蓋君之敦厚周慎。謙約節儉。實有似於龍伯高也。又舉陶靖節之教子者。下至奴僕。皆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而君之自言。則嘗曰天地以和氣生人。人當以和氣還天地。疾聲盛氣出之自我。則易受之自人。則難。且道理自在。何以顏色為哉。嗚呼。何其言之藹乎儒者也。或以君之學。蓋有得於老子莊周者。其亦可謂近道者歟。至君之子述。君者曰。吾父心乎為善。而為善不使人知。然則吾之知君者止此。其不知者尚多矣。君生於故明崇禎五年正月六日。卒於今康熙三十八年二月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郝氏前君年卒。

誥贈孺人明。鄖陽府房縣知縣。贈太僕寺卿。諡忠節。諱景春。孫女國子監典簿諱明龍之女。君之考雅重忠節。公家風。故為君擇配於郝孺人之歸。卒能備婦道。以助君甚力。子三人。長國禎。候選。行

人司司副者也。娶負氏。

誥封內閣中書舍人諱賡。賜女。次國彥。候補光祿寺署正者也。娶李氏。

誥封中憲大夫諱必春。女。次國璉。尚幼。女五人。長適歲貢生候補部司務吳徵。誥卒。即以第三女續適。亦卒。次適歲貢生候補儒學教諭郭振基。卒。續適以第四女。如吳氏故事。次尚幼。與國璉同出副室陳氏。孫男四人。麟紱。麟書。麟炳。麟文。孫女三人。俱幼。郝孺人葬於儀真縣廟山之西某里。今卜以康熙四十一年某月某日奉徵仕合焉。會余客揚。識君之次子。見其服黠而貌悴。問之。知徵仕之喪甫釋。其心有餘哀。所謂先王制禮而不敢過者耶。既而以所述徵仕之行來請。讀其辭。惻惻乎有古者創鉅痛深之意焉。余以是歎徵仕之有賢子。而因得詳考其生平。蓋長者也。漢史於萬石建陵塞侯張叔合為之傳。言其人皆長者。以故子孫多至大官。亦



其理有固然者揚之巨室傳至二三世而輒衰息者何耶得非以其俗長浮競而樂奢僞也與君今所爲反是可以卜其後矣爲之叙而銘曰

世之劫劫對面截業陽浮與之或翕翕熱君獨不然至和發越在時爲春在德爲仁涵育煦嫗施之無垠矧曰其家及其子孫錫爾繁祉亦惟其理高崖深原廟山西趾銘勒幽宮以詒來禩

奉直大夫工部屯田司主事郭公墓誌銘

余於丁丑之秋至揚州始識郭君元鈺好古力學能世其家發聞於時者也時余旋返江南心怏怏恨未拜見其家工部公越三年而復來則工部已即世逾小祥矣郭君偕其兄元鈺過予手行述一通拜且泣言曰某兄弟將以月日葬先府君有期矣惟是墓中文不可無托願先生賜之言以不死吾先府君余瞿然謝不敏語之曰子之先君子司教毘陵已赫然聲績聞於四方後雖不究其

施而所居職必稱其行事宜書之史冊何假余言爲君兄弟再拜固請余感君之哀誠又念今之名公鉅卿及立言之家林立君皆不往求而下徵於余之窮老而無所遇者君豈其有所持擇耶於是即其所述最其大要曰公諱士璟字飲霞一字眉樞先世陝西之涇陽人祖諱紹讓遷揚州以業鹺致饒衍父諱茂英始爲儒歲貢生贈奉直大夫母韓氏贈太宜人生子六人公其次也少無師即從奉直公授學經傳史記百家言莫不誦習日課十數紙輒盡年十八尚未操觚作制舉文公之外家尊宿皆曰甥偉然成人不能與童子試不如棄去宜人亦甚悲謂諸長者言良是奉直曰毋遽姑試之遂舉論語弟子二字占一破題奉直遂驚喜謝諸尊宿曰不復他徙業矣自是爲文向所記誦至然溢出數千言立就揚之有司校士者爭相賞識太守馮君拔公居首者三補邑弟子員益博綜於古文加詭奇恣肆甫落紙爭傳寫以去四方名流之



遊於揚無不過郭氏者公角立傑出聲稱籍甚順治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釋褐常州州學教授陞國子監助教尋遷工部屯田司主事出督九江關稅歸而老於家公性高亢不耐吏事卑屈教授之職以請得之公之至常也謁諸上官皆長揖自以忝士子師不應俯首屏息從僚吏跪拜上官雅知公不相繩也順治十七年海寇大作民鳥獸散守欲戢衆期公至廣場閱武爲守禦狀公曰閱武不足戢衆唯覈諸散職有妻子歸家者即追之反旋出令云賊已靖無虞不爾諸當事孰不欲全家保妻子者若必他適當籍其名後不令入衆乃定公則暗部勒壯健授甲以備事定無有知者上官皆才公之爲過疑事輒送具獄屬公公謝越俎不獲已爲一讞決則文符速遣衆咸服公明允太守崔君某清慎愛下緩於催科以征調不副例當落職公爲手作示揭四門以爲民得官如崔公不可以有二今且罷去爾等其何依今與諸欠者約設櫃四

門欲留賢使君則隨其力各委輸焉日未暮投匭者輒足崔公以此獲久於常數載嘗歲大稔倉困無儲有司惶遽甚公造守請蠲賑自某始繼諸職司更出帖約郡之凡席豐者共任事榜曰某氏司某厥某日有不實逮者饑民挈老幼往就食其家於是饑者得濟十八年巡撫某憤其所屬士大夫之逋糧者彙爲籍疏上之悉將褫革名曰奏銷自縉紳先生多蹈密網士子有至空庠者常之士數百人皆掛籍中公夜叩府廳事搥其鼓請見太守請按三日不發旦即榜示通衢許以三日內補輸數百人無不保全者公之教士以厚人倫勵實學爲先課試之文皆有本源口講手畫底於有成者甚衆脩脯之入半就裁抑其不可廢者蓄之爲學宮計棟一新舊無尊經閣特爲創建中貯四部書招才良之士授餼以資誦說如是者六年乃陞補國子職即以造就常者造就之其遷工部也部中事多猥瑣未嘗謾署紙尾琉璃黑窰二廠專司瓦墁



歲發帑若干奸吏上下其手舖戶侵蝕不報工積逋至數十萬罔  
圖克塞官吏死亾相繼弊不能清時朝議修 天壇欲擇司官之  
能董其事者尚書以公對積弛既久重以 園丘大事 命下同  
列多縮舌公怡然自若部戶有最黠者飽其橐且不訾前此司官  
皆與抗禮共酒食玩若家人會來謁即叱役縛而笞之計其逋責  
不盡償不釋由是一切用擊斷伍伯持棰夾立呼晷聲紛然數  
月略得所逋之數乃督陶者日臨事溽暑當書密中煙焰眯目炙  
肌體欲裂汗如翻漿足植不得立甚則出暴烈日中少憩以爲快  
弊無所容而工勤於作未三歲告竣公所爲人莫能測而及其成  
皆大愕及權關九江地故荒于兵居是職者率不半稅而罷公不  
尚綜覈至即遣發曰吾第不名一錢耳報課之日數溢於前人公  
是時年近懸車還至揚遂不欲復出州縣以逗留轉申上官竟致  
被劾 朝命寬之得解職歸老公恬於榮利曾次灑然及遇事奮

發雖明習吏治者弗能過其於忠孝尤天性也在常迎養奉直盡  
志與物伯兄士琦後公舉於鄉其得雋之前與諸叔季同讀書於  
常公實相討論磨切焉於是奉直心滋樂後在都奔奉直喪三千  
里不輟泣繼之以血嘗痛太宜人之不逮養輒言發淚俱三十八  
年春

皇上巡閱河工公時已得偏痺疾歛歛曰老臣舊官工部曾草治  
河一議未及上今遂不能隨河伯爲前驅稍稍攄其一得命元鈺  
曰汝能爲我賦詩當獻之 行在白老臣不能匍匐狀元鈺如公  
言敬往

聖問宣慰賜以 御筆曰泉石怡情元鈺拜舞捧以歸公命扶曳  
再拜感激出涕至秋病漸劇遂以不起公生於萬曆四十八年十  
月二日卒於康熙三十八年八月十六日享年八十元配倪氏繼  
吳氏俱封宜人副室某氏子二人淳府庠生元鈺歲貢生女三人



一適宮鴻營一適羅綺年俱國子生一適庠生吳文煒孫三人孫女八人公有集凡十卷尤長於詩初喜效李昌谷晚趣平易乃以劉長卿爲宗余既不及識公辱與公之子友按其行述合之鄉評皆信乃次第其詞爲之銘且因公之行事而有感於余心也銘曰吾之先君及吾仲父友愛絕倫文場掉鞅出入必攜習業必均征輸之額掛以毫未竟褫其衿湮鬱侘傺吾先君子大命早淪叔則稍延憤歎末路卒以不振乃知吾公保全多士豈特功名士苟有爲毋曰官卑而志不行廣文檮散鼓勵大衆式遏寇氛邇公筮仕以迄投簪咸策其勲衆拜稽首歌公之德請勒貞珉公曰毋然昔人致戒立碑刻文公不近名而行孰掩逾久彌存我作銘辭納之幽窆以訊千春

舅氏李方禹先生墓誌銘

余之外祖中書公世居嘉定之真如鎮羣從舅氏皆在真如而方

禹先生尤以儒行表率其地之人先生姓李氏名際鼎方禹其字也余髫齡時猶及侍外祖見諸舅氏意氣偉然發聲鬻官者爲多余先君子集諸友於家操觚課藝諸舅氏來者吾母之同產則方建方聲兩舅羣從則先生與吾外舅方思公以從舅而又妻余以女者也先生於諸舅氏年最長無不奉爲矜式而與予外舅則同祖而視若同生其氣誼敦篤可尚也尤沉潛於學每言爲舉子無他唯多讀書多作文字耳先君子亦言見先生所草時藝以徑寸成帙者壘壘數十當不減陳大士其爲學徒講解疊疊終日無倦怠之色後輩之士爭師之然而輒不遇於省闈順治十七年奏銷案起邑庠無得免者諸舅氏及先君子皆註誤除名先生抑鬱不自得然猶以其業授徒不衰數年之間余外舅最先即世先君亦棄諸孤諸舅相繼零落唯先生歸然爲長德相見則道前事歎歎太息或至泣下蓋盛衰之際如此李氏自五世祖居真如



之梨園浜至吾外祖而盛中間遷居南翔其後雖散處人猶稱梨園浜李氏云先生晚年時時居鎮南之別業課僮僕力勤稼穡余或邀之至則喜談農事其言視他人獨有味如其向者敦詩說禮然臨末之二年尤愛班固漢書依卷帙次第手披口吟不遺一字既卒讀數月而以疾卒年七十有七余之外祖諱允新故明武英殿中書舍人於先生爲再從父先生之祖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初娶徐氏再娶夏氏三子長某次某某女二人長適姚于佶縣學生以能文稱出先生所教將次歲貢而卒次適張士英蘇州府學生予從叔也孫一人德璵長子出曾孫四人其葬也以某年月日墓在真如鎮之東北附於皇考之昭穴子皆喪德璵補請銘於余余曰嘻吾其可以不銘吾舅氏銘曰  
嗟先生質厚完劬厥躬執德堅容之粹腹笥便推其餘俾有傳不怨尤遇迤邐甥爲文書之丹告來世無欺謾

前明錦衣衛左所千戶屯田都司王翁子萬墓誌銘

有處乎上海嘉定之交能力敦孝友修於家著於鄉傳道於兩邑之人者爲吾中表母舅王翁子萬翁十七世祖某其譜稱富一公爲宋崇政殿說書南渡家於松江之上海遂著籍焉世爲衣冠之族十五傳而至禮部儒士諱某娶於錢與余外祖父中書李公爲僚壻錢氏居法華而余外祖居真如皆兩邑界上也儒士往來真如甚習既歿經亂翁與其諸弟奉母錢孺人居焉故今又爲嘉定人同產兄弟四人翁其長也諱樹德字子萬後改名景曦別號悟山年十四儒士謁選京師翁心竊念曰嚴君遠出當侍以行且就外傳顧錢孺人持門戶獨貽以憂勞當奈何遂留任家督迨儒士歸見其撫教諸弟有恩接族黨交遊盡其宜一切庶務皆有條理甚歎異之再遊京師爲擇日行冠禮而挈以行翁自少慷慨好奇節偉行立功名以自見見時事日非則發憤太息及三加禮行



提其冠泣然流涕儒士識其意笑曰癡兒天下事無不可爲汝勉之因收淚受教越日即行是時天下方困於經生儒緩罕折衝禦侮之才當宁者頗以祖宗來右文太過而武科不獲收得人之效詔下直省鄉試及郡縣學生俱得以射藝優者克采取而武科特重其選翁遂究精於射習其科爲大興縣學生每詣射圃京師人環聚見其每發貫的而心平體直有進退容節可觀爭來問業著習射五法以應焉始富一公有弟貴一新建伯陽明先生之祖也新建四世孫襲爵者某與儒士敦一本之誼翁在從子列明制勳戚子姪得就錦衣衛鄉試遂中崇禎十年錦衣衛武舉選錦衣衛左所千戶時疆圉日蹙所在呼庚癸翁與兵科給事中時敏總兵劉一愚計之以海中有大瞿山本元時熟區也國初徙其民實畿甸因棄焉宜往墾之歲可得穀數十萬斛因合疏以請而屬其稿於翁得旨遂以翁爲屯田都司與時給諫等俱行召募丁壯伐

山通道結棟宇立屯堡相原隰之宜芟夸榛莽開田若干頃給牛種耒耜將以其秋觀厥成竟遭儒士之喪以去會 國家定鼎奉錢孺人移居與諸弟各共子職晨夕定省四子咸在融融洩洩非孺人詔之去則不敢先焉往者翁之待儒士於京師十七年先意承志無不得其歡於母孺人亦然而孺人性嚴言動必以禮翁未嘗纖芥忤意外艱皆盡哀而合於禮歲時祭祀必泣至於終身皆然兄弟四人恒處困乏然有無必均後雖析爨所得粟肉常分給之翁以長敦行弗怠諸弟怡怡以及子姓儼然成行莫不仰承焉人咸謂王氏一家和氣所熏足以風薄俗化凌競云娶陶氏文學某之女翁年四十而婚婚十年而陶孺人卒翁感其賢不再娶子一人貞儒上海縣學生女一適夏懋敬以萬曆 年四月三十日生康熙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有八翁之在京師也崇禎甲戌諸進士釋褐遊於街都人填道觀翁亦與焉歸而



頻願告儒士曰國運其不復久乎頃見新狀元劉公後日必以節  
殉者也儒士曰豎子何以言之曰以兒觀之劉公天地之正氣也  
而於秋霜衰颯之序凝結為多以是覘之矣李自成陷京師文正  
公果如翁言人皆服其先識余外祖尤愛重翁外祖家多貲晚且  
耗損矣有珠二索皆百餘顆光可以鑿其直不訾屬外祖母兄子  
錢翁賈於外已而錢翁遇病且不起翁知之從數百里外馳往錢  
翁已不能言但張目直視視平時所服一裘翁意必密縫於衣絮  
中求得之哭斂以禮持其珠還報人皆以為難翁笑曰烏有貪重  
寶而使死者受過生者隱負乎吾第不為此耳諸君何詫焉外祖  
歿翁為諸母舅周旋急難皆有終始舉凡赴人之急不啻在身婚  
喪之不能舉者多方以謀之必克舉而後即安人有不可其意責  
以大義辭色俱厲其人往往面發赤謝不敏以去爭訟之不能息  
者至翁所決曲直咸得其平嗚呼翁生不遇時當有明之未造得

一職以自效才可小試而大運旋傾隱約以處惟與其子弟力修  
孝悌之行鄉人信之邦國傳之亦為政於家之明驗也弟子建諱  
暹上海縣學生子貞諱樹勳子實諱某子實母病曾割其乳旁肉  
為湯以療之於諸昆間最早卒子建老為桐子師言論侃侃人皆  
敬憚而不失虛和子貞別治醫術活人甚多誠心遇物尤以篤行  
稱嘗以小除日持衣物往南翔求質得人遺金於路坐而待之忽  
雪霰橫集至沒踝不去遺金者果號泣來求驗其實而歸之其人  
酬以半笑曰所以相待者謂分汝金耶不顧去之日已下春不能  
復至南翔歸而其配楊孺人訊知之相與欣然以卒歲蓋王氏之  
相推讓其內助之賢類然子建之配某孺人勤一身以給內外之  
所須終無倦色有女嫁李輔世即外祖之孫余為之作貞孝婦王  
氏傳者也以爲翁之教行宜其家有卓行之女如此翁奉儒士  
及錢孺人合葬於黃浦東某鄉翁及諸弟以次祔故余為之誌并



詳焉銘曰

風號雨怒春申之浦檣摧楫傾申浦之濱維此王氏孝友所視兄弟相從作此幽宮吾銘斯勒永無齧食

樸村文集卷十五

神道碑

墓表

塔銘

哀辭

太常寺少卿高公神道碑代

今上康熙二十九年四月某日太常寺少卿中憲大夫高公卒於位其年九月公之喪歸自京師次年四月卜葬松江府城南二十五里之張堰葬有日矣其孤騫具狀來請曰惟夫子知我先人不錫之隧道之文無以示永久余不得辭為詮次其始終而序且銘焉序曰公諱層雲字二鮑號謨苑晚更號菰村先世自宋南渡居上海由上海遷華亭四傳而至贈翰林院檢討諱年於公為曾祖萬曆乙未進士翰林院檢討諱承祚於公為祖崇禎丙子鄉試副榜貢士諱秉藻公之父也公既貴貢士君得贈如子之官而太夫人金氏楊氏皆贈恭人公少時前後母及貢士君連喪居堊室日久哀悴中負土行營既葬而家日貧貢士君在時故以隱阨自安



又不欲公治舉子業而時所重皆場屋八股之作苟且塗飾耳目者公獨刻意爲古詩文詞以此不見悅於人人益貧不自聊又迫于賦役坎壈失次遂策蹇驢走上都而公之名日隆隆起矣

聖天子方幸學釋奠公泚筆作臨雍賦見稱於諸先達京師民家有刺梅園士大夫往往以休沐餘暇攜壺榼班坐古樹下觴咏間作以爲樂時譚舍人吉璫佐郡延安將行同官祖道者盛集公與朱檢討彝尊徵士李良年三人者皆以布衣參其間酒半相與爲聯句之作諸公無不斂手推服詩成命善畫者圖之聯爲大卷傳之都下朱君李君名素高自是三人者相頡頏矣康熙十四年乙卯將舉鄉試或勸公習舉子業公曰是不足難鍵戶凡三四月遂中順天榜舉人明年登進士第故事凡爲進士者釋褐後守部不去例得分校鄉試戊午遂與是選今張學使光弔徐編修元正當日公所得士也又二年授大理寺左評事又四年甲子典屬西省

試還朝與一統志纂修是時公爲廷評六年矣日以稱職聞意所平反或與卿貳不合必力爭之或不得則爲兩議以上輒如公所議

天子察知公可用因考選擢公上等授吏科給事中公感

上知益奮勵遇事敢言不縮胸二十六年正月文皇后上賓有

詔諸王大臣集議喪禮永康門左諸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詳議畢閣臣向前白其議長跽致詞移時武定李公年老至不能起諸王晏然受之不疑公以爲非國體即日抗章論之謂天潢貴裔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宜皆列坐況永康左門乃禁闈重地

大行太皇后在殯

至尊居廬咫尺天威非大臣跪請諸王之地亦非諸王受跪之時大學士爲輔弼大臣固宜自重諸王亦當加以禮接豈得踞坐受



之書奏舉朝皆爲頸縮

天子用公言著爲令後凡會議大臣不得向諸王行跪又糾一漢軍都統某者用公言降調由是衆皆側目是年夏五月有事於俄羅斯國擇遣臺省漢官二人將命以往方廷議時同列或抑首伏氣不出語公慷慨請行事雖不果舉朝偉之六月京師亢旱勅議應行應革事宜於時江淮間方行屯田事民大擾公請停止以蘇其困大臣上其議

上嘉納之遷通政使右參議即日轉左未一年又遷今職公於郊丘故事廟薦時宜無不明習其令式

上意漸嚮用公中外皆指日謂公踐要地而公病作甫五日而卒上爲臨朝歎息時年五十有七衆皆惜公不究其用公爲人倣儻瑰瑋好大節勇於有爲不爲妮妮細謹在班行中進止侃侃人皆目懾之博覽強記爲詩文痛嫉俗學之陋力追古作者有改

蟲齋集若干卷工書及畫善鑒平居簾閣據几圖史古玩雜陳意灑然自得也畫不多作而書無所靳持縑素而請者率滿意以去曾以書屢被御獎在太常時

上嘗諭正卿曰汝衙門政事不繁可語高某留意書法嗚呼公之結知

主上者雖不在一材一藝而人以是卜

上之屬意用公矣性豪邁不問家有無輒散盡不待餘身歿之後妻子幾不能自存夫人吳氏故明工部主事諱某之孫女子三人長即騫以狀求予文者也次駕次馭女一人孫男女各一人高氏自檢討公以來遭時鼎革家中落公以布衣起徒步十餘年間位至卿貳文學節概聞天下浸浸大用嗚呼可謂難也矣銘曰

有偉一人鶴灘之濱奮自孤窮蔚乎有聞力學嗜古負氣懷奇連蹇乃通豈曰莫知名人魁士頡頏下上班行秀出喜動堯顙六



載廷評案牘紛陳一成不變情得其真諫垣抗論大著直聲骨鯁者奮便媚以驚再遷容臺恩顧日渥興官者事不怠彌慤帝簡厥心將授事樞未究其施中道云徂鬱乎松阡公昔手築先公在焉窆附宰木宛宛彼丘轟轟其石著德事功昭示靡極

顧文學貫齋先生墓表

貫齋予老友也余年十三四居鄉里未交一人即識貫齋貫齋初名札字延季後改名松字以青晚更自號曰貫齋君崑山人隨其父季宏先生受經於嘉定之東鄉而其外舅朱先生福謙與余先君子同補博士弟子員相善也朱先生因我先君亦自崑來授經於吾土先君爲之相度厥居俾族人子弟執業焉貫齋壻於朱自少往來故余與貫齋結契最先予性喜交友而不能與世俗爲伍又未遊四方所心許者惟貫齋時尚以延季呼君也其後交祝君孝瞻又交董君屺瞻兩人皆君所善以余字漢瞻遂竝而稱之曰

三瞻以比晉之三康云余雖內自愧而每樂肩差其間孝瞻名愷家本金華之蘭谿父隱於醫始居嘉定江灣鎮屺瞻松江人隨父君節先生俱以授經爲業亦來僑寓邑中遂以嘉定籍領戊午鄉薦第二貫齋以寓居地近上海就上海試以首選爲其縣學生孝瞻食餼松江府學三君名皆籍甚其爲人不必同而同歸於道董君行甚潔清而心嘗思有以濟物數上公車有欲以詭遇招之者不屈晚而遷於厰頭與予家橫港相望當得一官將赴選困於夙疾年且七十矣病日增竟以候選文林郎知縣事卒於家祝君孝友人也其前妻不得於姑遣之去鰥居二十餘年苦身自剋以養其親教育其弟姪父歿遺命歸葬扶柩號哭二千里就窆穴族人皆歎息稱其賢其交友至篤有友陸進士師遇之亦至厚晚遊京師將歸陸君爲之寓書其同年友楊君守知楊君方以府同知佐治河於淮上得祝君甚喜不數日而疾發不可療楊君爲之視含



殮遠致其喪歸於家其死在董君前年五十有八其後妻朱氏自前妻之出久而不再娶一子亦出亡在外與之善者爭以嗣續爲言祝君許焉娶未幾君遊京師竟以喪歸而後妻已前死矣君尚不知也嗚呼可哀也已貫齋規言矩行未弱冠卽爲里校師動止有法數學有方後歸崑山崑山之後進爭師之東海尚書公之第四子今進士樹屏延致之於家最久律身行已嘗取資焉一時人士有疑則質之事有難處則咨之其爲人謀最忠交友亦最信也有子臣尉崑山縣學生稟其家學年未壯嶷然如老成人尚書公之長子御史君亦延之家塾歲丁亥十月二十二日貫齋夫人疾革臣尉時亦病痛其母發狂越六日而亦卒貫齋時年六十有二素有疾頽然如七八十人至是不能堪增劇亦以十一月十一日卒兼旬之中連喪三人天乎何其酷也貫齋於此瞻孝瞻之凶而深痛之矣不自知其降割若是之甚也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豈其然乎余於三人者最爲後死不表其行而出之寧不負吾友也乎以三君子之生於世而卒皆以窮死固可悲矣如貫齋者彼蒼其又可問也耶貫齋又有子曰臣赤臣寮孫曰某某余其庶幾望諸貫齋之家世貫齋曾請其師確菴陳先生誌其父之墓茲不復道貫齋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其縣之某鄉某里助成之者徐君力也余爲之言以表其墓上而董君祝君亦因以附見者貫齋之志也

貫齋之事親也予見其母夫人七十以後聚徒教授於家朝夕奉事惟謹又十年所母夫人臥牀之日多非有疾病也遇省試當有二十日之行貫齋不欲暫去左右同輩勸之往終不應時貫齋年逾強仕耳母夫人壽八十有六既歿以祿不逮養遂不復應舉一庶弟在舊館所貫齋使之守墳墓買墓旁田俾力耕自給卽官稅不使之輸也又時時存問其空乏收其一子撫之



如子貫齋之外舅母養之終身殯葬不以責其子夫婦相賓禮  
無一言之間其內行之備如此舉崑之人皆能道之也余爲此  
文因感念二友遂襍叙之未及其大節故補書其後

華文學理奇墓表

嗚呼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尚書蓋嘗歎美之矣非徒美之也殆深  
得乎吉人之心而推見至隱焉耳人之爲善莫患乎有自足之心  
自足則行一善而詡詡以矜行數善而不勝其倦怠之乘矣君子  
之於善惟日孜孜常懼其行之不力而或不及於爲或有以阻其  
爲或爲之而不能如吾意之所欲爲是以一日之心如是終身之  
心常如其一日惟見有不足之心不稍形其倦怠之色斯人也坐  
乎廟堂則利澤普於天下伏處田野則一鄉一國鮮有不被其德  
者矣吾於無錫華先生理奇而真見其人焉先生諱汝脩理奇其  
字以縣學生累舉鄉試不遇退隱以老將歿自爲文以誌墓觀其

言皆謙謙若有不足之心跡其生平心乎爲善而未嘗一日自斁  
蓋其世德之相承者亦綦重矣東晉之末有孝子諱寶者其遠祖  
也至宋承事郎諱原泉自汴始遷於邑之隆亭隆亭之華遂爲東  
南巨族之冠歷十有五傳而至都察院都事諱麟祥居南城蠲田  
租千石創義塾義莊以贍且教其族人先生之五世祖也是生光  
祿寺丞諱露光祿生太學諱元禧太學生郡學生諱從允先生之  
祖是生郡學生鄉飲賓諱國球先生之父也祖妣侯氏妣顧氏先  
生之生值家中落尊人授經於外母夫人織紉劬勞先生年未成  
童即自傷奉養無狀伏習舉子業外因盡力於治生辛勤節縮漸  
致中人之產晨飧夕饌甘旨以備諸父三人推厥考之友愛以事  
之或生養死葬身任而不辭諸從弟之孤穉者或給之田或贍之  
粟或經紀其官租戶役而不以分其誦讀之勤先生無同產兄弟  
視羣從若一如此久之而又饒衍於前邑之貧不能斂者施之棺



樁寒無衣者施之木棉之裘嬰孩之棄於路者使之有所養育皆唱爲同善之會以鼓其衆焉治葬於照天灣將卜日以是歲夏旱山田多蕪人瀕於死出粟五十石以賑灣口之人皆得無患邑之西郊有漏澤園凡死於國法及牢獄者輒棄屍其中首捐貲出瘞之得遺骼二百七十有奇嘗因事至杭州道出鷺脰湖值水暴漲壞民居浮棺湖中以千計即停舟告其地之長悉籌所以掩埋之而後去歲稔者煮糜縣請先生主一廠所食無不屬饜又倡募有力者出粟私賑賴以全活甚衆性好生即至禽魚之屬可生者必求生之嘗經秋患瘧病劇矣夢寐中如聞神語曰某壽盡此以好生特甚當添其筭無何病良已孝子祠之在惠山者割田二十畝助祭享修葺之用都事公祠久圯唱族人鼎新之又以四十畝爲近支先世祭田又於分授二子外餘田若干畝召宗黨而籍記之以其租入贍族嫻之無告者戒子孫不得衣食其中臨歿遍出器

服以贈三黨然實非有不訾之富也其藏幾罄而負郭不盈千畝特不欲如世之厚自封植以貽子孫者耳平居自奉至儉約而祭必備物其儀節故有家書其行之必參以朱子家禮忌日則蔬食素衣終日不出其仁孝性成童時事兩尊人至謹鄉飲君享大年侍疾兩月瘦弱必親滌鄉飲君稱之以五十而慕云顧太君前歿先生哭踊至哀每夜感之入夢所言皆生時事至方來者輒有驗一奴匿財物亦指言其實詰之具伏人謂先生誠孝所通也至居鄉飲君喪於禮可不致毀矣而猶以毀聞居常無疾言遽色端嚴而和易雖有善謔浪者未嘗加諸先生嘗曰有明一代理學薛文清開其始吾邑顧高二公集其成幸生顧高之鄉敢不勉乎每以此教其子故其子涇縣訓導康熙辛卯副榜希閔以儒行文學聞於世先生之卒以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距生之時崇禎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葬以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



十日揚名鄉菰川莊鄉飲君之昭穴奉夫人黃氏配黃夫人生崇禎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四十年三月初三日年六十有三夫人爲縣學生諱某之女母華孺人生有婦德年十五而歸於華猶及事祖姑祖母姑性嚴重夫人事之無不當意者事夫惟以順承尤能先事曲體以相成於子女則嚴以教之不使之有過失僕妾有過則曰可以情恕也夫人男子子一即希閔女子子二人夫人之舉希閔也年三十餘矣自以得子之遲先是爲先生置兩側室張氏生女一過氏生一子希閔國學生女二人夫人遇之極有恩意而字其子女與己無間也女所適皆士人孫五人孫女六人夫人後先生二年卒將沒之時希閔問所欲言曰吾無言但願汝讀書做正人汝父瞑目地下吾亦瞑目矣嗚呼是真先生之配也先生一生所志在先烈所敦在實行所學在儒先之格言至論施之家庭達乎閭里州巷莫不有實意寔德之克塞焉而又才足以濟其有爲家不使之餘於蓋藏見善必勇行之老而愈篤嗚呼可謂吉人也矣使此人也達而在上其推己之欲以濟人可勝量哉故余爲之言以表其墓上

華山僧鑑禪師塔銘代

師名曉青字僧鑑族姓朱氏貫蘇州之吳江生故明崇禎二年二月方在辰母鄧誓願曰生男當捨身浮屠八歲即入郡之休休菴又六年而祝髮聰明辯智博通內外典行業著聞時吳中繼起禪師開講於華山靈巖座上參請者常數百人其盛爲海內冠僧鑑喜曰吾知所歸矣遂受戒具爲弟子叩多所契合他弟子皆出其下繼起將遊粵西即命僧鑑踵其席退讓弗居歸棲本邑之長慶衣壞色衣持瓦鐵食泊然止觀流聲遠聞士大夫皆嚮慕之繼起示寂衆共推師遂不得終讓四方奔走附集者益盛爭出貲新其佛剎殿堂廊廡齋宮宿廬庖湍倉庾加修倍飭



今上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駕南巡曾幸靈巖 宣召和尚至 行在承 顧問者再賜 御

書及尚方物甚夥諸王及諸大臣皆加禮焉

上回鑿和尚褒其平生語錄詩偈及自書絹素竹箒俾其僚寒溪者馳上之得 賜陛見温言加獎亦榮矣哉朝野內外聞之莫不知僧鑑爲彼教之宗主越一年得疾至秋之八月竟不起嗚呼其可惜矣某初與師相遇時坐客有以達觀生死之說誇言於師者師徐折之曰居士殆輕生非達生也余深契其言因喜得一方外交後數相見與之語尤無滯礙余官祭酒時師曾一走京師謁余余兄弟有別業在崑山城西捨之爲卓錫地師於華山靈巖外往往樂居之今所號爲妙喜園者是也師於法華楞嚴等經咸能標舉大義縷悉微言爲人寬平無忮不立崖岸人皆樂其可親卒能爲遐邇所傾向名達

至尊邀恩禮之隆有以也今年八月余被 詔得放還田里思尋方外故交莫如師者歸而問之已死矣其徒具狀來言曰和尚晚年雅不喜論說將入寂僧衆環侍乞一句子師曰無偈便死不得邪衆強之捉筆書曰平日不要說今日却要說說得這一句虛空釘木椽越明日遂跏趺坐化以是觀之師晚年解脫尤高余向所見語徹而機迅者殆師故我非今我也余非惑於釋氏之說者即其能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豈有當於吾儒全體大用之乎顧自儒教衰而舉世皆溺沒於情想利欲而不知止而彼宗之高明者實有以脫而去之翛然表裏無所累以彼較此不猶有可嘉者歟遂因其徒之請而予以銘師爲僧五十餘年俗壽六十二僧臘

四十二建塔葬之蓮華峰下是年十月十五日也銘曰

儒之道修身治人盡心知命合一無二乃足希聖釋氏六用不行謂之見性性用爲二詎非所病卒淪於虛乃其究竟所患今人儒



道本實而多遺行遂令釋氏塵芥六合黃鼓衆聽嗟嗟吾於鑑公之銘歎其此衰而彼盛

鄭樊補哀辭

鄭君樊補予之同邑友也甫成童即以文名邑中意氣踔厲奮發引筆行墨數千言立就詞多卓詭務爲洗洋適已不知者或從而非笑之不顧也然同輩見其才皆驚且羨以爲不可及俯首帖帖甘出其下而吳中薦紳先生爲之延譽者甚衆余之交於樊補樊補年且弱冠名聲流於人人矣余方視樊補如蒲梢馱馱追風逐電不足當其後塵而樊補不鄙而深交之又往往若敬憚予者嗟乎君豈以年齒之稍後於予而謬執兄事之禮邪抑余之鈍拙君之銳敏其相去遠而別有相合者存邪康熙二十一年樊補始遊京師與余同居今大司寇徐公門下公樊補向所受知者所謂薦紳先生之延譽公其首也樊補方東髮就童子試公援之入太學

應舉不利公復撫慰之及是來就公又喜予之先在公所相遇甚歡朝夕相磨切以文行脩至飲食起處未嘗相離者累月而君乃以高工部之請相隨於雲南萬里之外君自以年方少強筋力旣不能捧檄馳傳效靡盬於王事則因幕府賓客之列以周遊天下窮其奇聞壯觀愜平生所願不之苦也比還江南未至家聞其尊人西求翁之喪號踊奔歸則已氣絕而甦矣迨再入京師其哀悴猶有見於容色間者徐公憫焉復館而置之無何又隨錢編修往江西君之兩役於外也所佐其主者皆文墨筆硯事君亦以此馳騁自娛所至能道其山川風物又與其土之賢者遊由是文譽四馳二十四年余歸值君葬其曾大父大父兩世事已復入京師司寇公尤加愛之諸公貴人以及一時文人墨士鮮有不知樊補者樊補名滿都下識與不識皆高君之才謂君於科第當旦夕取而君亦自意其然無難者丁卯京兆試以小訛擯不入闈君氣小挫



然亦不以屑意也孰謂君竟死也邪噫造物者之摧君於此爲甚不與之以貴且壽賚其志不獲一伸而且以客死而曾不畀以後嗣嗚呼至於此而不謂之已酷邪雖行路之人猶哀之而況某之相知爲深者邪君凡三至京師每一至而名有加於今爲聞人恐後更數百年而知之者漸少也有集若干卷京師之故交如錢編修高工部者謀爲君梓之以行庶幾君所托以自存者余忝同邑而交深又嘗愧君之兄事余方在京師時君有滇行欲得余文送之余許而未暇作及還出示紀遊卷又欲余弁其首卒亦未有所作是余之隱有負於君也嗚呼君今其至是不哀之以詞君有弟覲旒最友愛屢屬爲之言又以書來曰旅櫬之歸有日矣君沒以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司寇公之邸舍公斂其喪資遣之歸可謂終始厚德者獨惜其不見君之成而送之以薤露之歌也君名覲袞樊補其字卯之役其見擯也小吏訛寫覲爲勤噫其可

怪也夫其命也夫卒之年僅三十有四詞曰嗟君之先兮有閑孟公綴文與詩兮鄉邦所宗名譽則流兮壽考不豐嗜酒得疾兮以殞其躬君才步武兮聲則如隆京師之人兮孰不痛君之終君胡惑於方士兮餌金石以自攻便便之腹兮毒克其中退之之垂誠兮藥敗者六七公君其聞不聞兮抑天實迫之以凶嗚呼傷哉似續旣虛兮女則幼蒙愛弟號咷兮細君煢煢登君之堂兮攪余懷而若搗人誰不死兮君恨綿綿而無窮

嚴君穎偕哀辭

嘉定之東地接上海其有世居兩邑之間穎然而出以文爭鳴於時者曰嚴君穎偕君本嘉定人而於上海爲近所居與其城郭相望自爲童子就試多往上海至則輒掇其前列自撫藩大吏以下有觀風月季之試往往褒然君爲之首一時戰藝之士咸降心屈服焉間而試於嘉定亦然於是上海之居者狺狺然曰嚴君嘉定



人也奚爲與我角試事其愛之者曰嚴君亦上海人也有才如此以之重我邑何害然而愛之者不敵忌之者之衆嚴君曰吾歸就吾邑之試分也遂以其年爲邑首選往應督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君旣著籍學宮於是嘉定之人喜曰君故吾邑人也君爲文每進益工決擇取舍恒怵人之先我必眇思慮探深蹟而爲之每一文成其奇雋恆爭勝於前哲然文愈工而知之者漸少會學使者賓興君就試試已爲余口誦其卷坐者皆俯而聽余曰是文也非今世之文也苟能知之以第一人位置君無足言者案發名在三等君旣不得賓興則必就所謂遺才之試以求舉焉君以弱質平時於斯文恆嘔瀝其心血雕擢其肝腎而又以窮故不能致舟車之逸炎天赤日奔走句曲道中雖幸而得之其勞過於前之舉者數倍比至江寧與余同僦舍而君之形神已憊於是矣入闈又薄於自奉歸未至家得喀血病不逾年竟夭其生嗚呼學使者一考

校耳榮辱得失於人何有然而應鄉舉者必以賓興爲之階苟不得則必馳逐再三而求之君有才如此而不能即得一折而入於委頓以至於戕其生此可以爲在上位而主文衡者之戒士之才不才顧可以妄意第其高下致使屈一人而有無涯之憾哉嚴君固未嘗以向之屢得者爲喜而以此之一失爲悲自余推而論之則目見其得疾而死非有他故雖學者之於窮通天壽莫不歸本於命焉其亦有人事之得喪與於其間者乎君爲人狷介視世人所爲一切鮮當其意在等夷亦少所許可最善者余與顧子以青祝子孝瞻耳二子痛君之亡收拾其遺文將採其尤者梓以問之世而爲文以哀之者予之責也君最所知已爲王編修醇叔編修每與予言而痛之如君者得非所謂華而未實者歟君諱泓字穎偕又字秋水年三十二卒之時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廿三日也其大父父今皆在人謂君必能光顯其宗今不得承事其祖與父其



傷何如有一子尚幼君於予從姑之夫也然君每折行輩與之交其過愛予正如昌獨羊棗之嗜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歿時予硬塞不能舉筆既二年爲之詞曰

練祁滄瀆東西區吳淞南來水滌紆有美一人此中廬秀眉高顴神清癯戰藝先登勇拔弧時流駭伏仍睢盱兩邦斷斷籍何居系以博士釋奠俱賓興大典才所須文價宜重百車渠一折而困委泥塗孰司其柄良已疎蕭艾增長芳蘭鋤以屈致天命也夫我懷夫人顏之徒顏且不壽何論乎庸愚厚享才良屠天公好惡與世殊理難致詰恐嬌誣疇昔論交數相於顧子祝子君與吾晨星落

落此道孤念君傷懷歲月徂作辭紆哀增歎吁



